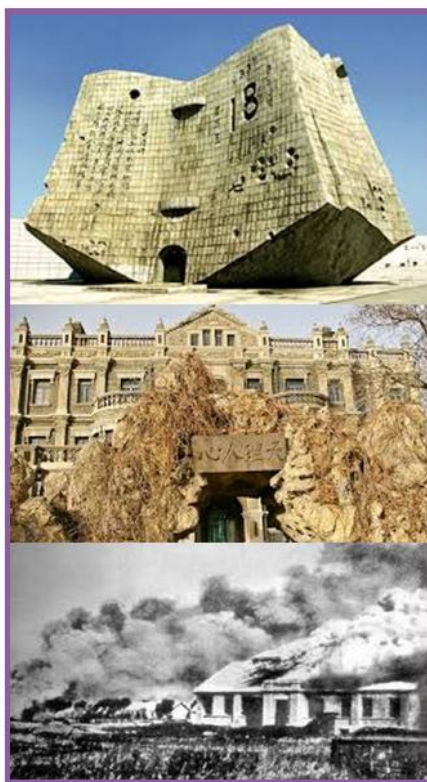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四年十月第一百四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14



144

- 美國詩人邁克爾·特魯Michael True詩選譯
- 2009年度澳大利亞詩精粹②
- 日常、詩性、存在者：三種詩的發生學



目錄

No.144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 | | |
|--------|-----------------|----|
| 非 馬 | 女王生日快樂、時間容器 | 3 |
| 向 明 | 說我 | 3 |
| 半 瞧 | 鳥語 | 3 |
| 嚴 力 | 信與別信 二首 | 4 |
| 方 明 | 虛 | 4 |
| 桑 克 | 戰爭 | 4 |
| 牛合群 | 巨大的影子 二首 | 5 |
| 馮 冬 | 我從永恆之處來看你 | 5 |
| 周道模 | 月亮化入了藍天 | 5 |
| 老 井 | 工友、雪光 | 6 |
| 高 羽 | 大地之燈 | 6 |
| 閔明秀 | 窗台上的紅蘋果、耳朵 | 6 |
| 楊于軍 | 名字背後、瑜珈(2) | 7 |
| 畢 海 | 玻璃碴子 | 7 |
| 登 那 | 眼睛、我的眼睛 | 7 |
| 秋 原 | 突然，De Javu：加州陽光 | 8 |
| 姜 華 | 過黃河 | 8 |
| 陳銘華 | 散步詠涼天 | 9 |
| 侯發亮 | 河野·水源 | 9 |
| 文 欽 | 雙面與多面 | 9 |
| 張 禮 | 雲南，魯甸地震 | 10 |
| 羅 簫 | 救援、感謝 | 10 |
| 荊卓然 | 廢墟裡的家庭合照 二首 | 10 |
| 達 文 | 彼岸花 五首 | 11 |
| 謝 勳 | 零落在草地上的記憶 | 11 |
| 阿 北 | 出發之前、海上田園 | 11 |
| 杰 地 | 精神頌歌、掛雲 | 12 |
| 王 壘 | 柳堡的葡萄、葡萄的吟唱 | 12 |
| 方浪舟 | 靈溪詠 | 12 |
| 遠 方 | 秋風正緊 | 13 |
| 古 松 | 法官的禱告 | 13 |
| 陳葆珍 | 黑匣子 | 13 |
| 冬 夢 | 牆頭之草、一筆空白 | 14 |
| 雷默、覃賢茂 | 詩情友意 | 14 |

| | | |
|------|------------------------|----|
| 李國七 | 活著 三首 | 15 |
| 蔡可風 | 民主選舉的猜想 | 15 |
| 曉 蘭 | 古井 | 16 |
| 李立柏 | 燈謎 | 16 |
| 遠在遠方 | 存在、兩個人的河流 | 16 |
| 杜風人 | 顛覆愛情 四首 | 17 |
| 鄧泰和 | 心湖漣漪、異鄉書齋 | 17 |
| 高 岸 | 棺木 | 18 |
| 于 中 | 悼喜劇天才 Robin Williams | 19 |
| 銀 髮 | 貧窮的果樹哭了、叮嚀 | 20 |
| 彭國全 | 陰陽太極 | 20 |
| 魏鵬展 | 如果我的笑聲是鹹的 二首 | 20 |
| 李 斐 | 中秋殺情、紀念品 | 21 |
| 黃日春 | 走了，寂寞的詩人 | 21 |
| 那 風 | 童年、寒夜 | 21 |
| 潮 聲 | 不老的笑容、秋天的童話 | 22 |
| 依 雯 | 思悟 | 22 |
| 王貽高 | Lucky 和笨笨暨對唱 暨 附錄兩篇 | 22 |

譯詩

| | | |
|-----|----------------|----|
| 張子清 | 美國詩人邁克爾·特魯詩選譯 | 25 |
| 非 馬 | 英詩中譯兩家 | 27 |
| 岩 子 | 德詩中譯亨利希·海涅 | 27 |
| 楊于軍 | 2009年度澳大利亞詩精粹① | 28 |

評介

| | | |
|-----|-----------------------|----|
| 世 賓 | 日常、詩性、存在者： 三種詩的發生學 | 29 |
| 向 明 | 向明讀詩 | 34 |
| 劉耀中 | 杰克·斯派賽 | 34 |

詩 訊 封 面

瀋陽今昔 (選自互聯網)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非馬

女王生日快樂

雄糾糾氣昂昂
一批騎著高頭大馬的
御林軍樂隊
在白金漢宮的廣場上
齊奏快樂生日之歌

鐵欄杆外
萬眾歡騰
連我這個非子民的觀光客
都高高舉起相機
猛拍----

典禮過後
空空蕩蕩的廣場上
一堆堆
熱騰騰的金糞

那是一些興奮得熬不住的
馬
在莊嚴的慶典上
所能貢獻的
唯一禮物

時間容器

——給南茜·錦·卡綠庚

把已經夠黑的天空上
那顆最後的星星塗掉以後
她把畫筆一丟
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知道
她一生中所有的最好記憶
都已深深封入
她的詩她的畫她的雕塑
以及所有親友溫馨的心中
那個無邊無際的
時間容器

■向明

說我

——試作四行調

他們都說
越來越壞
非儒非墨
稀奇古怪

他們都說
膽小如鼠
也去丟鞋
老來作怪

他們都說
越變越小
小如跳蚤
還敢單挑

他們都說
後現代了
汝非龐克
應作早鳥

他們都說
墨分五色
切莫打混
自保情操

他們都說
年歲不小
該收該放
打烊趁早

2013/12/5

■半瞻

鳥語

你模仿花開的口形
讓聲音發出芳香
我的聽覺被你佈置成幽谷
月光和曙色於此交彙
流淌一個漫長的故事：
如訴如泣的夜鶯
赴約白髮蒼蒼的黎明

世外也有百鳥爭鳴
山中回音意猶未盡
杜鵑啼血 布谷催春
夢嚙比翅膀飛得更遠
天籟何須人類重新填詞
蒼生各有原創的神曲
我的祖先划著不朽的漁舟
將情歌首句唱給關關雎鳩
鳥語從此成了詩的源頭
無眠也隨之泛濫我的枕邊

魂斷長空雁叫
詢一聲天問而上下求索
可憐月落鳥啼
誰在思念遠古的兄弟？
太陽與我相遇林間
心照不宣似乎早有默契
——我贈它五音
它還我七彩

霞光滿目 我如臨幻境
忽見涅槃重生之鳳凰
嘴銜雲笛東來
尾拽霓虹西去

2014年6月26日寫於花城郊外

①美國詩友南茜·錦·卡綠庚（Nancy Jean Carrigan, 1933-2014）最近因老年痴呆症去世。上星期六我們一群平時來往比較密切的詩友去教堂參加她的追思會後一起上她家去參觀她生前創作的極富獨創性的繪畫與雕塑，緬懷不已。

②時間容器或稱時代文物密藏器（Time Capsule）為一種內存代表當前文化的器物、文獻等，密封埋藏，供後世了解當代情況之用。

■嚴力

我為自己的 死亡方式而忙

每次潮流或每屆政權
在獲得了時代各個出入口之後
就開始了新交規的討論
你不去嗎？

不去！
世上不以討論為職業的人
本身就是一場不用召開的會議
不去更是因為
沒有人必須死於默默無聞
也沒人必須死於轟轟烈烈
鴻毛和泰山其實都是商標
我不想在商標下登記死亡

不去！
我哪兒也不去
我為自己的死亡方式而忙——
忙於把“不去”編進詞典

2010.10.改於 2013

信與別信

別信升上去的股票
一定會醞釀果實
但要信果子在某些人的手中
正被削著皮
別信各種提速的線路會
讓你的生活加速奔向幸福
但要信它們產生的
商業之風讓裙擺翩然舞動
別信 GDP 的崛起就與壟斷
撇清了曖昧的關係
但要信品牌與權貴的複雜血脈

■方明

虛

在恍惚中讚嘆永恆的蒼涼
我們的存在確是瀚漠長空閃逝之
過客 前後皆沈浸
在灼灼且渾厚的闕暗裡
而人類歷代重疊著污濁的史冊
也只是太虛中毫無意義的
塵粒

命運的玄奧與生死的迷思
似乎非禪非佛非聖哲可解
將生存交給飄泊
將死亡交給空寂
然後嘗試感覺 赤裸 虛無
璀璨 滄桑

抑是人類唏噓停泊的宿命

2014年寄自台北

一代代都糾纏不清
別信輟學和豪賭定能讓命運
另起一行彩虹的風光
但要信學位和權威的薪水
隨著社會星象的規律潮漲潮落
別信除了文化
其它都由市場說了算
但要信稅收部門
都設有檢查內衣口袋的窗口
別信自己不是自己
但要信天氣的冷暖
用不同的衣服
綁架了你身上的四季

2010.12.31

■桑克

戰 爭

冷和暖的戰爭
已經接近尾聲
你看冰的陣地
被暖的飛機炸得稀爛
翻起之處彷彿
黑色的地皮

但是冷的游擊隊
仍在抵抗命運的安排
小刀子仍舊鋒利
毒藥仍在有效期內
而我住在他們之間
沒有地方可去

享受他們交織的火力
冷是痛的
暖也是痛的
但我咬著牙
而鼻涕卻不爭氣地從鼻孔裏
洩露膽怯的秘密

風啊
你是左派還是右派？
你站在哪一邊兒？
你在幫誰？
你多麼像一位雙面戀人
雙子座而且是 AB 型血

鐵皮劍配合著舞蹈
坦克排練著歌劇
而真正的喜悅
不過是摳開地磚
栽下一棵新樹
悄悄改變公園的佈局

2012.4.9.11:50 哈爾濱

■牛合群

巨大的影子

那些站在高處的影子
不僅替我代言
還遮擋住了上蒼給我的最後一縷陽光

我躲進了柏拉圖留給我最後的一個屋子
仍聽得見電鑽的影子聲
身體被鑿了一個缺口
有源源不斷黑暗擠了進來

一隻夜蚊子 引發的哲學課題

一隻小小的夜蚊子
在夜的城市沒有關閉之前
悄悄地潛入我的紅羅帳
帶有黑暗的元素，它機靈鬼一般
深夜與我和愛人玩起了吸血遊戲
這兒一口虛，那兒一口實
飛上，俯下
引起老鼠、蒼蠅、隱翅蟲、貓兒等
夜間小怪獸的觀摩，喝彩
激起兩雙手的爭吵微瀾
整個夜都暗流湧動

不得已，我們只好擰亮夜色
讓日月倒置，像談論釣魚島歸屬一樣
談論有關哲學領域的權利與責任問題
夜的橢圓形腦殼有些大
淡墨色的汗水模糊了問題的實質
一朵夜來香找住了突破口
它把方法記錄在一張作廢信封的背面

當夜蚊子再次拉響戰鬥警報的時候

■馮冬

我從永恆之處 來看你

我從永恆之處來看你
很久沒有你的消息
你穿著單薄的綿衣
緊握發不出去的字句

落葉紛飛讓你顫抖
永恆之處的我來看你
帶來劫後餘生的消息
為何永恆之處還沒有你

鬆開那些給我的字句
讓它們飄進寒冷的風裡
從永恆吹來的那陣風裡
你在無人之處憂傷

握緊寫給永恆的字句
無人讀過似乎從未存在
你沒想到我消失後這麼久
會從某個地方來看你

帶來那個地方的消息
這些紛飛的落葉就是我
從無風的永恆帶給你
無人讀過的餘下的字句

2014年寄自南京

晨鳥煽動翅膀
以形式反對形式

2014年寄自湖北

■周道模

月亮化入了藍天

早上，我在田間河畔漫步
嫩紅的太陽爬上了我的目光
蘆葦在河灘上梳洗初秋白髮
鴿群飛旋，想網捕朵朵白雲
白雲閃身，去撫慰孤單的月亮
我半醒的夢，殘留淡淡的月光
我看見太陽出場的喜悅和強勢
我也看見月亮退場的瘦削驚魂
那群飛鴿還在白雲之間散佈流言
那些草蟲也在田間地頭怯怯私語
我的心緒陪著月亮，越來越淡
沒人抬頭關注天空的情勢
月亮抱著我的目光
一秒一回頭，慢慢地
化入陽光洗藍的天空裡……

那晚，離地球 最近的月亮

雨後，撞見少婦般的月亮
一臉圓潤，她笑淡了星星
一臉晶瑩，她傾訴著目光
我坐在香樟樹下，望月
身心沐浴月亮的芬芳
我給美女發送微信
請她共賞這美妙的時光
美女的微信
飄來花朵的遠方
清風挽著月光跳舞
彩雲欲遮月亮的乳房
香樟樹影，在搖
我甜蜜的憂傷
月亮你為何走近地球
月亮你為何向我撲來
你看，滑落彩雲的霓裳
攬你，共溫詩意的夢鄉

2014-7-19 連山

■老井

工友

我休班、他下井，我在地面鏟雪
他到地心攆煤、我端走一鏟雪
他攆起一畝煤，我躲到一場大雪中取暖
他藏至一堆大炭中避暑
我將殘餘的黑暗埋在雪堆下
他把微弱燈光拾到煤體上

我休班、他下井
我身處在開放的中國、嶄新的時代
他下陷到亙古的歲月、時空的隧道
我吃下兩個白饅頭，他吞掉三個黑麵包
我把梅花的笑靨接到冰雕的悲愴上
他將炸藥的怒火種進煤層的渴望裡

我休班、他下井
我驚心動魄地看一場突發雪崩
他心平氣和地炸落一片煤壁
我突然感到左腿一陣劇痛
像是有魔鬼在骨頭中拉鋸
他已經被一塊矸石崩到右腿
宛如激光擊中了冰錐，我跌跌撞撞地
趕到醫院之時，他的救護車剛好從容抵達

雪光

雪下了半尺厚了，耳輪中膨脹的
全是碎玉摩擦大地的聲音
雪地上奔跑的紅衣少女，像一團冰冷的火焰
身軀上還冒著縷縷青春的紫煙
雪下到兩尺厚了
大地表面積壓得白色岩漿，這無堅
不摧的力量
已經把滾燙滲透到了我的骨頭上

雪下到三尺厚了
……面對煤壁 他一邊打眼
一邊和我交談，翹首仰望

■高羽

大地之燈

是佛的舍利？
之前
我一直在冥思
那些靈魂的燈盞
怎樣經由神的手
安放到
靈長類的體內
而後
借助自然靈力
轉身
播種
蒼穹啊
上升是否即下墜？
你把雲朵匹配給羊群
把藍天匹配給大海
把月亮匹配給眼睛
把風匹配給呼吸
把人類匹配給
掛滿雨水的塵埃
在蠻荒的年代
口吐蓮花
一座村莊
接一座村莊
泅渡盛放

我們感到了三尺厚積雪形成的壓力
正穿越八百米底層
一點一點地施放到狹小的巷道裡

翹首仰望
我們都趕到頭頂的鋼樑一點點 彎曲
大地一點點下壓，我們還從
對方的眼神中
看到了快速成長的雪光，彷彿
我們的目光
要穿透的不是八百米厚的岩塊
而是一層辦公室的鋼化玻璃

■閔明秀

窗台上的紅蘋果

像一場真實的虛幻
你就在窗台上
將我的寂寞喂養

這隻蘋果圓圓的
在一塵不染的窗玻璃旁
像雲朵在天地間一樣閃亮

這隻蘋果紅紅的
在我堆滿詩集的書桌外
綻放她美麗的肉身

窗台上的紅蘋果
像健康人的心臟
在某個瞬間把我惦念

耳朵

這麼多年來
我的一隻耳朵
早已習慣了諦聽憂傷
那靜默的聲音
我的另一隻耳朵
早已習慣了傾聽雷霆
那雄獅的怒吼
啊，耳朵
我要用我此刻寫就的詩章
把你掛在雲朵上
去打探春天的消息
把你放在草尖上
去聽聞大地內心的疼痛
啊，耳朵
面對這個新鮮如初的世界
你痛徹肺腑的感受
總是最先醒來

2014年寄自陝西

■楊子軍

名字背後

有時我不確信那個人就是我
人們所說的那個人
好像去過很多地方
而我一直在這裡
這是讓我安靜的感覺

她好像寫過很多文字
而我一直在幾句詩的迷惘中
它們反復摩擦著我
彷彿顛簸的容器裡的液體

彷彿我還在路上
我不知道它們如何進入我
隨著風帶來的雨
還是潮濕的空氣

不同的水分
如何融合
變成讓我舒適的比例
充實卻不會溢出

而除了繼續行走
我不能做什麼
只需要耐心
帶著它們到終點
那時我就會看到
名字背後的她

2013年10月24日

瑜 伽 (2)

盤坐如蓮花盛開

端正如鐘
聽心潮拍岸
脊背挺拔如竹

■畢海

玻璃碴子

我把婚姻砸碎了
留下一地狼藉

我低下頭
細心地把碎片拾起
渴望破鏡重圓
可惜啊
無論我作何努力
也拾不起一種叫做玻璃碴子的物質
它細
它小
它細小得那麼平淡無奇
卻讓我
痛而不治

2014年新春寄自遼寧

節節向上
手臂纏繞如連理枝幹
藤蔓依附攀升
又像榕樹般
鬚髮落地生根

向日葵仰望東方發白
露珠凝結在清晨的草葉

彷彿立體畫派
用意念分隔身體
海水漫過山巒
沙漠變成綠地
寒暑交疊
意識和感覺
互相追逐的動物

超越了身體的靈魂
在尋找另一個形式

2011.4.19

■登那

我用眼睛看到
你在看我
所以我也看到自己的影子
因為我們的眼睛都閃亮印人
所以我想；你也在看你

但是你什麼也不說
一聲不吭
你就讓我猜，讓我找，讓你靠近你
這就讓我看到你以後
感到迷茫和好奇
所以我看到我的影子在你身上飄

你還是讓我一直看你
並且施展各種魅力和法力吸引我
你也確實是很有風采和吸引人
然後我看到我的影子飄在你體內
飄在你的內心
所以後來我也看到
我過去從未看到過的景象
這讓我滿足和欣喜

我什麼都不怕
我就怕看不到你
更可怕的是
我自從看透你以後
你從此就留在我的內心
如果我看不到你應該怎麼辦
請你告訴我應該怎麼辦
你還是什麼也不說
一聲不吭
你就讓我猜，讓我找，讓我靠近你
與其看不到你
還不如讓我死去

我每當真的想到這裡
我都感到黑暗和畏懼
這就讓我更加
把你留在我的內心
也讓我無比思念和想靠近你

2014年寄自山西

眼
睛

我的
眼睛

突然，De Javu（之二）： 加州陽光

“醫生。我最近覺得很孤獨。”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嗎？”

“沒有。”

“你自己、家人或者親友都沒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

“噢……那你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或者在什麼情形下覺得自己很孤獨？”

“大概是在白天，在外面，人多的地方，例如公園、海灘、娛樂和購物中心之類的公共地方……”

“噢……那在晚上，人少的地方或者在家裡你會覺得孤獨嗎？”

“我想……在晚上還好。”

“那請你想想，在白天，人多的地方有什麼讓你覺得孤獨的原因？”

“我想……也許是在人多的地方多，別人都是兩三個人或者三五成群的在一起，而我只有單獨一個人。噢……其實也不完全因為這樣……我想……也許是陽光吧。噢。應該是陽光的關係。”

“陽光？為什麼和陽光有關係？”

“醫生。是陽光……沒錯……。尤其是加州的陽光。你知道嗎？南加州位於緯度33°-35°之間。北面的洛磯山脈阻擋了加拿大的寒流。西南面的太平洋把大量的陽光和海風送過來。而這裡有不少乾燥的沙漠地帶和植物，吸收太平洋吹來的濕氣，因此加州的氣候不僅常年是溫暖宜人，而且陽光份外的燦爛，在白天能見度通常都很高……”

“可是，暖和的氣候、燦爛的陽光不是應該對心情有幫助嗎？”

“可是，醫生。加州的陽光……它經常讓我突然想起以前一個罹患癌症去世的好朋友。我記得很清楚，他死的

那天早上，我趕到醫院，他已經走了。我離開醫院，發覺外面的天氣出奇的晴朗，就像今天一樣；陽光份外的燦爛。這種陽光經常會讓我突然想起他，也想起我的父親，他也是死於癌症。同時，也想起和我同一個年代的那些死去的人。我彷彿很清楚的看見他們……我的兄弟有的在越戰中死去、有的後來死在勞改營裡。……我的親人、朋友有的被清算迫害，死在牢獄裡。也有很多的親友……包括我的愛人……在投奔自由，偷渡的海上不幸葬身大海……有一些女的被東南亞的海盜擄掠殺、一些男的被殺死丟到海裡去。其他幸運存活的，後來都漂泊到世界各地，天各一方。他們現在很多也是老的老，病的病，死的死。有的死於車禍，甚至有的被歹徒劫殺……。我清清楚楚看到他們，死亡彷彿把時間冷凍起來，他們仍然是生前我記憶中的模樣。我清楚看見他們一個個的離我而去。現在，在人多的地方，我清楚看見四周沒有一個認識的人。我突然覺得，我那個年代消失了，那些人一個個的走了；我現在完全是孑然一身。也許這樣，我更清楚看見自己的孤獨。在燦爛的加州陽光下，在能見度很高的晴朗的白天，我的孤獨是完完全全的纖毫畢現，而且無所遁形……”

“……噢。這種孤獨的感覺會讓你難過或者不快樂嗎？”

“醫生。對我來說，孤獨和快不快樂是兩碼子事。而且，快樂或者不快樂對我並不重要。因為我根本不需要以快樂來掩護自己。”

“那麼……我能夠為你做些什麼？”

“啊！我今天來是想問你，醫生。你整天對著一個一個像我這樣腦袋不清楚的無聊的人，你有時候會覺得孤獨嗎？”

加尼福利亞，2013年7月

過黃河

大河奔流，一路向東。

有天上的水，從西部浩蕩而來。黃，這是華夏民族獨有的皮膚，也是母親的顏色。在寧夏黃河渡口，它如一匹狂奔的野馬，突然撲進我的視線，多麼執著，多麼遼闊。我如一片樹葉，飄在母體上，沉浮，並隨波逐流。

上蒼看到了這一切。

我們都是上帝的孩子。

甲午初夏，一位來自陝南的草根詩人，內心和精神雙重飢餓的他，站在黃河南岸，激動地流下了淚水。

現在焦點是：面對這蒼茫之水，怎樣才能把自己渡過去？

乘船，坐車，還是囚渡。他想長出翅膀，飛過去。

江湖千里萬里，人生卻往往只有一步。現在，他還沒有信心洗盡體內的泥沙，還有身上的世俗味、煙火味。

還有那個叫梅子的女孩，還有那些長出翅膀，像大雁一樣，分行排列的漢字。

還有慾望，故鄉，方言，家族和親人的氣味，還有風，還有雨……

讓一首沾滿風沙雨雪的詩，在西部飛起來。可是出了陽關，還有多少故人？

多麼想縱身一躍，讓自己壯烈地毀滅。

2014年寄自陝西

散步詠涼天

現在還不是秋天，也不是晚上，沒有松子，行道樹只有一兩隻松鼠爬上爬下，迎面而來道早安的僅限於街燈。平視——燈柱大概與屋頂等高，感光設計讓早起的鳥覺得它總是俏皮地眨著眼睛；仰視——電話線、交流電線、有線電視線等交叉切割，讓天空顯得很擁擠

俯視是最重要的，一個做房地產經紀的朋友告訴我。有時一哩半哩甚至只拐過一個街角，房子價格便有天壤之別。理想的街區是草地和人行道分明，乾乾淨淨，齊齊整整，狗屎大部份時候找不到，說明狗主道德素養好；次一點的是間中有一兩坨狗屎，可能是走丟的狗所為，也可能是個別的狗主認識不高；再次一點的會有一些裝食物的塑料袋和飲料罐；再再次一點的那飲料瓶罐便是曾經裝過烈酒或啤酒的；等而下之的會發現裝過愛或慾的安全套

不過許多年來我都習慣讓狗拉著自己散步，不擔心會踩到狗屎，因為相信我的狗一定不會讓我踩到狗屎；也沒有留意地上垃圾的種類，因為再乾淨的街區，不等於說晚上不會發生一些光怪陸離的事，而是製造這些事的人們會習慣將愛或慾帶回家清理

2014年8月24日

河野·水源

河野，就是一個水裡淌出來的名字，有泥巴的味道和水草的特質。因為遇見，整條河流的清澈蕩滌乾淨了一個人心靈的污濁。它是八寶河的源頭，也是八寶河的上游。源自八寶水庫與地下暗河，穿越一座孤峰大山，以洶湧豪邁的銀色瀑泉躍入你的懷抱，打開一段嚮往遠方的心靈羈旅的啟程。佇立於河野的岸邊，似乎千年的風雨歲月在眼前翻飛：一條河流的前世今生，註定有一個源源不斷、亙古不變的信念之源，才能恆久才能歷經歲月的剝蝕抵達遠方。

幾蓬挺拔的、綠意盎然的翠竹，矗立在岸邊，站成風景，河中的倒影，生動了河野的俏容。清澈得乾淨，碧綠得純潔。幽靈的影子無處可藏。麻花鴨們與灰褐的鵝們，在你的懷抱中自由地嬉戲，幸福地徜徉。你是它們快樂的天堂！水草在水中搖曳，豐盛地生長著。尤其那種球狀的荇藻，讓人想起徐志摩〈再別康橋〉一詩中的意境——宛若行走在康河岸邊。岸上，垂釣者更多的不是在垂釣魚的多少，而是在垂釣一份閒情，垂釣一種心境：生活的慢，才能活出一個人的灑脫和閒情逸致！

河岸兩邊，千頃良田稻香。仲夏，河野的驟雨急促而短暫，散發出清新的泥土芬芳，讓久居鬧市的人心脾愉悅。稻葉間，幾只紫中泛綠的彩蜓或停落凝息，或翩翩飛舞，水中活潑的影子讓一條河流游弋起來。接龍橋以龍的姿態橫互在河野的下游，承載著村寨無數寨民對龍的美好希冀和願望，把一種心靈的慰藉寄托於圖騰的崇拜。棲居此地的水們，揚起碧綠清澈的頭顱，一路以源頭的姿勢向東北方向蜿蜒前行……

2014年寄自雲南

雙面與多面

有無、上下、前後、裡外、尊卑、禍福、利害、得失等等，以至於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的陰陽，是古人凝煉出來的精華，是留給我們認識事物的方法性。要是有幸讀到了“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誰會能不為此而驚嘆呢？獨陽不長，孤陰不生，相互依存，相輔相成。但凡世人沒有不愛賞花的，欣賞之時會有誰立馬說這些都要殘敗凋落呢？張揚的艷麗並不能遮掩凋落時的殘零，雖然我們喜歡的是花開花艷的那時節，但不得不承認花落也是事實。花落之後還會重新再開，只要天地不滅，不過這已經是事過境遷的下一個輪迴了。

事物的兩面性，讓我們的思考有了理性，更有了詩意。可惜，我們平常裡只是太注重了一個面，而忽略了另一個面的存在，忘記了相互依存的道理，才使我們的生活蒙上了灰色的沉悶。笛卡爾哲學，讓我們的思想認識又多了幾個層面，三維、四維、還能擴展到N維。至於這個N維究竟有多少面，就全靠你展開豐富的想像了，能想像多少就是多少，成千上萬也未嘗不可。這裡似乎有點玄，其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道法自然，萬化又歸一。

在N維層面裡，有沒有花開花落，有沒有雲卷雲舒，有沒有哲學的思考，齷齪的事物，這些只能靠我們的想像，不能進入，也沒法去體驗。把握雙面，以天地不仁去看待事物，也許我們的生活會能更真實一些。

2014-04-23 甘肅

■張禮

雲南，魯甸地震

雲南，在八月的一天
魯甸，又走入人們的視野
八月三日，烏蒙大地
一陣搖晃，大地伸一伸腿
翻動一下身子
簡陋的木屋，土基砌的牆
就夷為平地，然後
瞬間是地獄一般的沉寂
廢墟中，有伸出的雙手
廢墟下，還有
來不及發出的哭泣

雨水灌飽的山體
分娩了堰塞湖
撕裂的大地，阻隔了道路
大地抖動時，凶險原形畢露
地震那隻粗暴的巨手
讓死神的腳步來得很急促
死亡那麼迅疾
那列開往天堂的火車
把親人深深掩埋
人們手臂緊緊撐住了牆壁
彎曲的身體
告別沒有一點聲響

在大地發怒時
人們才想起地球的忍耐
平日乖巧的地球
捂著一條被撕開的傷口
我寫這首詩時，殘垣斷壁
就堵住我的心口
而此刻有人坐著車
正開往一個叫天堂的地方
我意識到，生與死
只在一瞬間，只隔著一扇窗

正如汶川與玉樹
魯甸地震，又緊緊拴住了
人們牽掛的目光

■羅蕭

救 援

那麼多物資
那麼多焦急的面孔
被運來了
廢墟支起一萬雙耳朵
嗚嗚嗡嗡聲由遠及近
那些飛機還在飛
那些汽車還在卸這卸那
血漿也被運來了
氧氣也被運來了
一切盡在康復中
這邊 那邊
有人頻頻招手
約好來日
重回魯甸

感 謝

感謝太陽月亮與燈盞
讓我們彼此發現對方

感謝墨夜中二三螢火蟲
讓施救的人群興致盎然

感謝暗地裡思想的流水
滌蕩石子般的雜念沉渣

感謝無法預知的餘震
讓我們夢中醒著耳朵

感謝那一抹魚肚白 刷新出
又一天 凹凸不平的地平線

感謝吵雜人聲 雞鳴犬吠聲
擦亮金子 吹散迷霧和夢魘

感謝第一個前來感謝我的人
讓我懂得奉獻 活著的樂趣

■荊卓然

廢墟裡的家庭合照

大叔 請允許我在遙遠的煤城
眼含熱淚 輕輕叫你一聲——大叔

大叔 你手拿照片的背景 如此心酸
你手裡的照片 人物的表情如此溫暖

挽起的褲腿左高右低
滿臉的悲情山雨欲來
大叔呀 廢墟上的大叔 我不知道
照片裡站在你身邊的人 是你新婚的妻子
還是心愛的兒女
你們相依相偎的表情
引爆了多少雙淚眼

大叔呀 讓我再叫你一聲大叔
顫抖的手 好像已經伸到了雲南

折了骨頭連著筋

小妹妹 此刻 我正在電腦前
凝視你的眼睛

為救哥哥 你折斷了嫩嫩的手指
折了骨頭連著筋呀
小妹妹 你的哥哥
現在一定正為你折斷的手指 心疼不已

哥哥也許正與數百餘名父老鄉親
手牽手 行走在去往天堂的路上
小妹妹呀 你一定要找見
哥哥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將來替哥哥下完大學這盤棋

小妹妹 我的手上沾滿了前赴後繼的淚水
這些淚水到底是我的淚水
還是你的淚水 已經難以分清

■ 達文

彼岸花

最新鮮的顏色是對岸的
最銷魂的風
渡過深淵

我們遍體鱗傷的肢體
乘著暮光
向對岸招展

無題

總有一層雪
把聲音隔開

儘管群蜂環繞
儘管窗
很薄

山魂（一）

我在水邊聽到的聲音
像酒在呼吸

身後
你跳躍的節奏居然與我合拍

山魂（二）

你的顏色是銷魂的毒酒
把我的翅膀
熔成土色的蠟

雨季之後
我會更疏鬆

■ 謝勳

零落在 草地上的記憶

什麼是
最穩定的位置？
地心引力說：
靜靜躺在草地上
那一片斑駁的古傳說

什麼才是記憶
最難忘卻的？
陽光風雨和聲地說：
零零落落的
西台帝國留下的石塊

羊群走過
雲煙走過
而旅者，也凝眸
謙恭地走過

2014年加州

■ 阿北

出發之前

在我喜愛的六月的清晨
知了在陽台上打破寂靜
風推著陰雲，陽光零零落落
我們讚嘆時光的美好

出發始於冗長的等待
在人群擁擠的站台，公交車苟延殘喘
但影響不了我們的好心情
我們在等待，我們討論生命的召喚

公交車鑽進人群，我們鑽進鐵皮肚囊
天突然黑了，看不到一點光

我們要去參加使命和未來的盛會
一個豎起中指和把頭埋進褲襠的團體
將在目的地迎接我們
沉默或者喧嘩，在今天都不可取。今天
我們的主題是快樂，不受黑暗影響的快樂

海上田園

濕地和滿目碧綠的荷葉在六月驕陽中
一些人來了，一次召集把他們引到這裡
城市的雨，沒有降臨到此處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上蒼的故意安排
他們感到強烈的歡喜，像孩子那樣
手舞足蹈。眼睛裡滿是清涼
形形色色的魚兒搖動尾巴
鳥兒從頭頂飛過。抬頭望天
他們看到了藍天，白雲
這原本並不算什麼，可在城市居住久了
它們看起來比想像中更加親切
很久之後，召集人開始呼喊
這群剛剛觸摸了沙井的肺的人
心已隨著水波的姿勢
抵達了“忘我”或“無我”的邊緣

2014年寄自深圳

對視

遇上一頭小鹿
忙著給它照相
揮汗離去

它把我的背影
印成落葉

■杰地

精神頌歌

烏雲和艷陽前僕後繼
投放多種變數和可能
瓢潑，滂沱，陰陽失和
綠芽的興奮指數即將撕裂夜色

風調雨順年景，焦急和飢渴
只是瞬息之際的過客
為了荒暴年月裡仍然聽到豆苗平靜的歌
我們精氣如弓，蓄滿啟迪和振作

先秦以前的虔誠和執著
雖然只剩下碎落的輪廓
每當烏雲壓城而來，卻依然奏起
如夢如醉的精神頌歌

掛 雲

一朵雲，被我清晨的視覺掛在
眼前的電線上
雲在很遠的地方
遠山的那邊
正在看護著我的牛羊

電線在眼前，被昨夜的雨水
衝洗得潔淨無塵
有擅長勁舞的鳥兒
立足其上，唱出渺似童年的歌

獨立悠閑的雲朵
掛在孤寂無關的電線上
又一群鳥兒穿雲而來
迎合著我主觀隨機的臆想

2014年寄自聖路易斯

■王壘

柳堡的葡萄

在一粒葡萄裡
我能品嚐到柳堡的甜
青春期越來越近
作為愛的標題或者標點
葡萄掏出了畢生的黃金

枝頭密集的省略號
吐露柳堡幸福的秘密
我只想用其中的6顆
把羨慕嫉妒恨拯救

過度的蜜
讓遼闊的故鄉醉倒
柳堡那鋪天蓋地的詩篇
把夢中的江南
渲染成激情四溢的家園

1.8萬畝的祖國
葡萄是地理的圖騰，
還是一面小康的旗幟？
圓潤通透的鳥語
像大地寫成的勞動感悟
而柳堡就是一壇
絕世的美酒
豪飲一杯
柳堡之外再無柳堡

葡萄的吟唱

葡萄在柳堡的枝頭吟唱
像一位或者一群詩人
把才華與幸福
奉獻給故鄉
葡萄的歌聲
激情和柔情綿長
他們就是親愛的鄉親

■方浪舟

靈溪詠

隱於山，
孤懷如溪，
難盡古今之滄浪；
入乎海，
情天稱義，
道成天地可行舟。

2012-06-01 澳洲

每一天都得意著
回到童年時光

有時也像星星綴滿了詩行
我浪漫地尋覓
終於在柳堡找到了
靈魂的天堂
也許我能聽見葡萄們
青春的嚮往
一片綠色的稿紙
要用多少愛情
才能敲開家園的心房

葡萄的吟唱
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模樣
葡萄有葡萄的唱法
就像葡萄有葡萄愛的主張
其實沒有一種思念
能像葡萄那樣晶瑩閃亮
柳堡的葡萄
就是一首首詩的經典
那是少女遇到初戀、
遊子回歸故鄉
所發出的珍珠般的頌揚

2014年寄自揚州

■遠方

秋風正緊

當初偶然攪鏡
相信我
那時的驚訝
不亞於但丁邂逅夢中情人
在翡冷翠的廊橋上
真的沒想到
生命竟如此不堪
早早地
打出了白旗
不顧歲月的調侃
沒有商量
更沒有絲毫的羞澀尷尬
在我對酸甜苦辣對因果輪迴
還一知半解的時候

接下來的情節
自然就順理成章了
日子在醉醒之間
忽悠晃蕩
於是渴望的蘆葦
乘機也得理不饒人
任白森森的蘆花
漫天飛舞肆虐
殘酷起來
瘋狂起來

一股穿堂風
從我慌亂的心中
狂飆而過

獨樹一格

2014年 San Pedro

■古松

法官的禱告

隨你步回內庭的是滿腦子疑惑
袈裟在急步中舞動
習慣了氣定神閒的角色
背後卻有喘著氣的微笑
內庭裡你找回失落的自我
鏡子裏嘲弄的眼神彳亍①
每一個角落都是低迷
陳年袈裟釋出的氣味瀰漫
是誰在股掌中玩弄
那一籃子的莫明②

法官 你的名字充滿忐忑
有罪與無罪無非都是一念間的主觀理解③
滴出的鮮紅豈止是
縷縷的淒涼
上天的審判離我們仍然很遠
誰能在奸詐的人性中
真正作出持平的判決呢④

主啊！全能的上主
原始的法制被愚弄
扭曲成千絲萬縷的複雜
說什麼勞什子累積的智慧
莫非都是狡滑人性的反射
莫非都是為自己開脫的藉口
求你在我謙卑的思考裏
給我一點兒光芒⑤
在一切疑點之外
照亮我無私無懼的心扉

①卡夫卡在他的小說《審判》中，批評法律工作者像用一層神秘的面紗把自己的行為包裹起來，強化他們在法律中的特權地位。

②疑點(doubt)；合理疑點(reasonable doubt)；疑點的利益(benefit of doubt)等，都是在審訊中一連串需要明確澄清的問

■陳葆珍

黑匣子

為馬年七、八月份四次空難而作

我是機組一員
在竊聽航班的信息
還有那
生命的呼吸聲
世上有哪位演員
像我那樣
從不想拋頭露面
世上有哪位記錄員
像我那樣
面對死亡仍堅守陣地
我只求
一生一世默默無聞
我最怕
成為全球搜索的焦點

2014年8月11日紐約

題。麥克·安德信(Mark Anderson)就曾在評論《審判》中說：罪惡是由法律機構生產出來的，而不是由它發現的。

③心態(State of mind)：聆訊中法官的心態至為重要，常影響定罪與否？波斯納法官(Richard Posner 當代美國大法官)說審判K的法律是變得瘋狂了的“自由裁量司法”。聆訊中法官的“心態”(主觀心態)無從捉摸。

④勒尼德·漢德法官(Hand)在他的著作“The Deficiencies of Trials to Reach the Heart of the Matter”(1926)中就曾這樣說過：“……在這麼多年的經歷之後，我必須這樣說，作為訴訟中的一份子，我對法律訴訟的恐懼幾乎勝過了除疾病和死亡之外任何其他事情的恐懼。”這種恐懼就是害怕對案件無法持平而造成的錯判。

⑤卡夫卡在《審判》第九章敘述K與神甫討論“在法律面前”時，提到的守門人後面那閃耀的光芒。

■冬夢

牆頭之草

所謂美麗
只是風來時
一個催眉折腰的
姿態

那裡來的風
那裡去的風
我們
清楚可聞

牆頭之草
來去的風
我再無感覺
那些年
曾綠得叫我
實實在在存有一份
季節的眷念

一筆空白

看到
清明的鄉淚敗如殘荷

聽到
端午的菖蒲舞如煙雲

說到
中秋的月光圓如蛙鼓

聞到
重陽的茱萸寒如雪印

多年的家書只有
一筆空白只有
一種回答

2014年寄自香港

詩情友意

◎雷默、覃賢茂

致覃賢茂

／雷默

還記得上周二的事麼
多麼抽象的某天，像蚊子的歌聲
而我們都是聾子
但我記得在幕府山的那一天
潮濕，悶熱，經過達摩洞時
已經滿頭大汗
我們艱難登上山頂
後來，你的老鄉開車
帶我們去新港吃江鮮……
還有某天晚上，我們在江邊喝啤酒
有顧前，雪豐谷，王曉暉
哦，這些都是真實的
但究竟是哪一天呢？

2014.9.9

致雷默

／覃賢茂

能夠記起的一定是對境而起的意義
一定是經過挑選和辨認的你我的心情
一定是你我的無用的閑愁，灰心
甚至是那些滋潤生命的難得的眼淚
而淚水，多麼生動
特定的時候她像酒一樣讓我們迷醉
她像酒，像分別的思念的所有
她的抽象因為抽象而充滿無數
不確定的象徵
她讓我記住2014年的夏天
夏天的那些某一天的一天
歡聚，虛無，從歡聚到虛無
直到不可理喻地拒絕真實
直到生病，空虛
直到對終極的美的也生出頹廢和厭倦
究竟是哪一天呢？
好吧，說一說吧
每一天都是那一天
每一天我們都遭遇終極的美
每一天我們都遭遇心碎和一無是處的眼淚

2014.9.18

中秋寄覃賢茂／雷默

白鷺從蘆葦中飛起
掠過我的生活
高鐵呼嘯著
帶你回到眉山

八月十五的月亮
是一塊巨大的月餅
我們天各一方啊
一起來咬它

中秋答雷默／覃賢茂

一切的水月，是一切的一
一切的心情，是一的一切
秋日江邊白鷺的飛起是一切的心情
蒼蒼的蘆葦也可以是心情的一切

境由心造，心也可以對境而生
中秋夜，我在遠方看到明月
我看到詩中的風景
我還看到遠方的你的心情

雨和雪

／雷默

此刻，北方正在下雪
我的窗外是滴答滴答的雨聲
雨和雪，都是我愛人的化身
雪是新娘，雨是大娘

2014.2.6

和雷默〈雨和雪〉

／覃賢茂

在北方賞雪，在南方聽雨
雪是白色的花，雨是花之淚
我想起青春時心疼的妹妹
離別時，她流著淚說
白色花的名字，叫勿忘我

2014.2.7

■李國七

活 著

活過 50 歲，活過
生命最華麗的樂章了嗎
怎麼繼續在物質與未來的壓力之間遊走
通貨膨脹與就業危機
這是屬於邊緣生活還是走在生命正中央呢
我的孩子還小可能不知情
在關愛與期望之間遊走
我寄托在他身上的
難道是當年我來不及完成的夢嗎
突然想學一群飛魚流竄於珊瑚礁
偶爾瀟灑的飛動翅膀
飛躍於蔚藍的中央
飛魚飛躍與遊走的地界不需要簽證蓋章
甚至不需要向任何方交代什麼

50 歲過去了
比如今夜在南寧
聊天聊起那些有月光的晚上
致青春是肯定的
因青春已逝
因青春總在不經意之間
剛好霸佔記憶的大片土地

50 歲過去了
還是寫壞壞的詩
以詩，我死去的那些年
又可以再一次活過來了

南寧，今晚我在

機場出來一路陪伴我出來的是滿街的綠意
“是原來的森林嗎？”晚餐桌子上
我傻傻的問
“你還沒去過十萬大山，”客戶說：
“那，才是真正的森林。”

我突然很想告訴你我最近的忐忑不安

宛如一面鏡子照耀著我，正對面、反射
不需要擱置在浴室或出門處
一面鏡子隨時隨地跟隨我
根本不必抬頭，也會看到自己的恐懼

光的一面是我自信樂觀的眼眉
再次勉勵天無絕人之路
只要好好耕耘就有足夠保障的未來
暗的一面是我忽略不了的悲觀陰影
比如資源分配與朋友的告誡
客戶年輕的團隊代表的是光的一面
年輕的臉龐帶著無盡的希望
掙他們的錢的我代表的難道是
陰影的一面
以規劃、以包裝、以理論

突然想起那天短暫回到亞熱帶交河的城
朋友們紛紛質問：“向左走，還是
向右走？

本份是賺不到太多的金錢的”
左走右走難道輪到我來挑選？
我可以挑釁制度但挑釁不了自己的
良知與能力
透過間隙尋求所謂成功的那一面
與我注定無緣
就像今晚在南寧
我來了而我能夠做到的
不過是以一點點專業知識
其他的
不是我不想而是我不能

7月2日

遠方的朋友從鄰國回來說：“事情
並沒有那麼嚴重
是媒體誇大了事實——”
國與國的爭執、族群與族群之間的
血恨情仇
還有一些隱藏著的利益糾紛
難道都完全過去了嗎

受傷的，就只是那些草民了
幾乎毫無辦法的慣例

■蔡可風

民主選舉的 猜想

敞開心扉的廣闊
接受 一簇簇
來自四面八方的
鈍頭箭
用心房 用血液去吸納
愛和恨
再譜寫成曲 好向
蒼穹大地吹奏出
朝野和諧的
樂章

2014 寄自紐約

我捂弄手腕上的佛珠，很想說：
“世界信息不是發達了嗎
怎麼資源分配還是不公平？”很想
說：“友誼關的存在
難道不是證明國與國、民與民之間
的友誼嗎？”
那麼說好像很有希望很和平和諧的樣子

領袖們自然沒有異議
他們可以挑起戰禍又可以同坐一張
圓桌子上
喝紅酒、聊天，甚至談論哪家姑娘的姿色
影響生計的草民可以這麼就放下
醞釀成災的情緒嗎
在這個有了明顯界線的星球
我們以種族以宗教信仰以國家利益為核心
已經沒有任何一片海域、荒土是完全
中立無人佔據
幾乎沒有任何一寸樂土
我們可以枕著夢就可以平安安詳到老死的
那個美好的地方（我悲哀的想）
是沒有的

■曉蘭

古井

自從嫁到村裡
她已習慣清晨古井打水
一桶，升起
一桶，放下
直到紫紅水缸滿了口
放入一錠明礬讓雜質緩緩沈澱
等待缸清水明，足夠一日所需
然後走到陪嫁梳妝台
用黑牛骨梳塗上髮油
把長髮細細梳到腦後，別成
一個傳說的髻。

晨露深濃
帶著長工去河邊沙地，摘取
翠玉牙白蘆筍，心中盤算
甘蔗園又該上肥的事
隔岸竹林有人採著笠竹筍
彼此問安，“高查”
小魚河裡嬉戲，
風中縈繞阡陌哭泣
日本親王不遠處被怨民所弑
追兵刀刃極度憤怒，血
從村口寺中流入田渠
染紅水底不知情雲朵
香氣往事，歲月傷重
不懂事的孩子
仍在芒果樹下逐蝶揮舞。

一天一炷爐香
紅顏悄燃成霜
七十載悲歡緩緩注入
紫紅水缸滿口
放一錠明礬，讓糾結心事緩緩沈澱
直到微笑被掛上廳堂
香火圍繞，他們重聚，成為
一個傳說的祭。

■李立柏

燈謎

如夢
今夜如是襲來
城市記憶 蠢動的黑
路燈 些許不安
萬家燈火
映得路人心安的步伐

夜歸人
鑰匙開啟
疲累 一屋黑恣意
吞噬 蔓延

傢俱店
輝煌的一隅
或兀立 或坐臥
或飛天 或走壁
優雅
去捍衛
黑暗無法攻陷的 洞窟

盡情揮灑 漫天
秋日豐收的橙黃

雙手 掌心
朵朵蓮花初醒
夢中 數不盡
提燈籠的彩蝶
沒入夜的防線
漆黑的長廊

2014.09.19 台南

據說，她走後
古井逐漸枯竭，
龍眼樹下，蝴蝶和孩子們
依舊滿園飛舞。

2014年聖地牙哥

■遠在遠方

存在

我想此刻，你的一笑一顰
一定都是，瞳黑色的

白的光線，柔碎中延展過髮絲
的輪廓，包夾我彙入，銀水晶
清瑩的殼體。心底最深處
無止的灼燒，像是紋針，在裸露的
肌膚上
刻蝕一瓣，玫瑰般憂傷的
記憶

不知此刻，我的肩膀和手臂
該是何種樣子。是隨你眉角上揚的風
舞動，還是用合上的眼簾，將我
黑夜的存在，與孤獨一起
做悄無聲息的
掩埋

05/12/2014 College Park, MD

兩個人的河流

兩個人，偶然的
相遇，是不是就像
不同方向的
兩條河流，在某個地點的
彙合交集？ 是不是也可以
於湖中央，用沙泥
壘起一座心島？

不必擔心，那些燕鷗的
命運，它們的身體會留給
白髮的蘆葦塘。或者用
倔強的姿態，飛過河堤
和天空以外的，波瀾
遼闊

04/17/2014 College Park, MD

■杜風人

顛覆愛情

怯於涉足塵世人間的樂土
情願掛勾一生空洞 有腳不走
人的覆轍 倒過來活的蝙蝠

橫看側看 相忘於江湖的莊子
濛上魚之樂的辯白 豎看
放眼一片雲天 鳥之樂啊

衝出心靈無為的黑洞 逍遙遊
洞外局外邊緣之外 上下求索*
仍分不清 是天是地

看穿了廬山的黑夜
自己 反被黑夜
染黑 蘇東坡您說呢

長江滾滾東流水 風潮狂浪
天翻地覆 把愛
倒吊起來 神魂顛倒地
做愛

遂發現 當下
愛情的是非顛倒

*屈原行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酒 問

驪山下 幸存活口的
秦俑 告訴我

三十年改朝 此地
已無人

元朝狷介畫家 倪雲林
有人問他 為何畫中不畫人

他答曰 今世那復有人

一杯風月 四十春秋
細數 古今多少朝代

我是人嗎

梵谷的孤島

糊里糊塗 塗鴉
太陽 半輩子

連向日葵 一句
也聽不懂自己的畫

火大 刮太陽
一個耳光

酒誌：畫向日葵的梵谷，太陽一句也聽不懂他的畫，親自用劃刀，剝下自己一隻耳朵，再也不要聽太陽所說的每一句話。

信天翁的翅膀

蒼天的朵朵白雲 朵朵夢
有了夢 就擁有翅膀
他是有信仰的自由撰稿人
他用翅膀寫作 發表
在彤霞晚報的筆名叫信天翁
因為他相信有高古的青天

獨酌一杯風起浪湧的孤獨
破浪高飛的星星 醺醺夢
遨遊他山之石的詩經山水
讓我擁有胸中無一物的自由
因為我也相信有莽莽的青天
詩是我的翅膀

Aug. 25-2014

■鄧泰和

心湖漣漪

平靜的心湖
時起陣陣漣漪
是漾開的笑思
迎向四季的新天

漣漪輻射漫散
窺見雲峰秀景倩影
倒敘著歷史風雷激蕩
歌吟著生活楚雲天

漣漪也是記憶的紋痕
打散糾結的愁緒
化作柔麗的霓虹
堅信歲月充滿希望

異鄉書齋

用書本當磚瓦砌築的書齋
是與友人心語的雅樓
窗外一片銀妝素裹
室內一派春意盎然

星巴克咖啡在淨水中融化
使人從苦澀裡品嚐到甘飴的摯情
家鄉的碧螺春在沸水內入浴
窺見了鋪青疊翠的故園

綿綿長話化成一葉扁舟
馳離了哈德遜河堤岸
復歸東方古渡停泊
抑揚頓挫地吟誦起唐詩宋詞

2014年寄自紐約

■高岸

棺木

一節車廂停在機坪
裡面是一桐棺木
一個死人靜靜地躺在裡面
棺木伸手可及
站在生與死的邊界
我思考人生哲學
一個人突然死了
是世界拋棄他 還是他拋棄世界
此刻 他孤零零地躺在這裡
——一個風寒寂寥的世界
親人遠在它方
沒有人前來同他說話
看著棺木上的文字
我在臉書尋找他生命的足跡

他出生在加勒比海 落日之城內格里爾
那裡有陽光 棕櫚 海鷗 波浪
漁船 沙灘……
有他光屁股童年的歡樂
那麼 成年的意義是什麼？
難道就是對童年歡樂的無謂拋棄嗎？
成年如一根漂木
獨自漂到大海
去經歷波峰浪谷
顛沛流離不是古往今來孤獨的故事
而是先人在蠻荒的沙漠中創造
千古流傳的生存方式
人是圓規
邁開二腿丈量生與死的距離
在走到死亡之前
距離是無限的
死亡在曠野埋下陷阱
誰踏中 就到達人生終點
不要計算太陽落山的次數
不要計算多少山頭像火車車廂一樣
向後退去
群山如大海一樣靜靜地翻著波浪
多少希望落在地平線被黑夜淹沒

飲不完東方噴湧而出的朝霞
踏不盡西方無邊無際的晚霞
滿天星斗是一台超級計算機運行的大數據
河流帶走一片樹葉孤獨的身影
一個家族的軌跡如一條河流的軌跡
他的先祖如一匹駱駝在時間之海漫步
在西撒哈拉沙漠被強盜逮住
塞進一艘海盜之船
經過雷鳴電閃拉開的大海的地獄之門
漂過大西洋
在一個血染的黎明登上牙買加的海岸

青青的甘蔗林一望無際
像一面自由的旗幟在風中飄揚
但自由不屬於奴隸
園主的皮鞭高高舉起至高無上的權力
先祖的鮮血灑在甘蔗林上

飢餓像一根絞索勒住奴隸的脖子
生存如一條螞蟻在死亡線上掙扎
烈日下勞動的奴隸揮汗如雨
跪地向天空乞求一塊麵包
大地上生長百草
但不生長公平
尊嚴的黃金只貼在騎著高頭大馬的
園主臉上
奴隸從一出生 命運就將歡樂女神
從喉嚨推下懸崖
只留下憂鬱老婦蹲守在臉的大門

誰說命運在出生時注定
不能在藍天下修改？
當忍耐的絕緣體被高壓擊穿
黑色的沉默爆發出閃電
於是 一夜之間
甘蔗林齊唰唰豎起長矛的方陣
被奴隸的火把照亮
奴隸的吶喊震撼大地

他繼承了先祖的姓穆罕默德
他繼承了先祖的黑皮膚
但沒有繼承奴隸的標記
他繼承了先祖渾厚的嗓音
他繼承了先祖岩石的骨架

他繼承了先祖澎湃的大海一樣的血液
他繼承了先祖非洲沙漠的胸膛
他繼承了先祖牙買加叢林的密語
他繼承了先祖一代又一代用鮮血
換來的自由

他沒有繼承金銀財寶
但繼承了大地的遺產
和先祖留下的太陽

他如一只移動的鼓
身體內響著圍繞甘蔗林的鼓樂
月光是一針麻醉劑
他的神經如甘蔗林一樣豎立
長滿散開的綠葉
先祖的火把深入群山

他閉上嘴唇的閘門
為了讓思想的水位升高
他注目廢棄在曠野的山脈的火車
因為燒完了奴隸的屍體的煤塊而熄火
他對著群山呼喊
為了把沉睡的黑色的石頭的石頭喚醒
他在山谷的圖書館閱讀岩石之書
峭壁的書架上閃耀著交叉的陽光的刀劍
他站在山頂仰望月亮
如見群山的廢墟之上還有瑰寶降臨

他是先祖在大地上行走留下的影子
攜帶黑色的種子
古老的煤塊
和一支孤獨的歌
他從內格里爾到紐約
從紐約到魁北克
從魁北克到多倫多
在一個又一個城市的燈火中流轉
像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
紐約的高樓大廈高聳入雲
燈火從高空的窗口射下來
不知道哪個窗口的燈火屬於自己
他在紐約的街頭流浪
在午夜的哈萊姆販賣毒品
在一家夜總會當侍應
冒險闖入後台成為一個爵士樂隊的擊鼓手

面對流水的車輻
在公路旁邊手舞足蹈
說唱快速變化的生活
凌晨5點在空蕩的大街對著高樓的窗戶呼喊
如對著峽谷的峭壁崖縫
除了自己的回聲沒有一個夜鬼探出頭來
他走下地鐵隧道用錘子敲打鐵門
諦聽海底的回聲
他沿著街道的峽谷一直走下去尋找出口
街道無限漫長
他用針頭抽出一筒夜色測試夜的深度
沒有一個蚊子從地下飛出來問他走向何方
沒有一顆星從教堂的尖頂上露出眼睛
關注他的信仰
沒有一個外星人坐在飛碟用儀器監測
他的腦電波
怎樣在神經的森林裡像閃電一樣傳播
沒有一個像砍甘蔗一樣被砍頭的
奴隸的鬼魂埋伏路邊
偷聽他腳步的鼓點
只有他的影子——一個囚禁的靈魂
推開後門逃出身體的房間
卻被他腳上的絞索套住後腿
不得不像野鬼一樣把他跟隨

他在陽光下返回街道
昨夜彷彿一場夢幻
夜色消失得無影無蹤
眼前只有人流洶湧
像被一場大風驅趕
姓名 膚色 容貌 性別 工薪
美元 愛情 窮人 教士
億萬富翁 享樂主義 種族主義
民權主義 階級鬥爭
先祖高舉奴隸的拳頭站在血液的
洪流的源頭吶喊
一切都微不足道
一切都像血液澎湃一樣微弱無聲
他像一葉無助的小舟捲入漩渦

他迷失於魁北克的城堡
囚禁著古老的時間
秋天的落葉如大廈崩潰
一場大雪清理時間的債務

股票在懸崖上跳水
一個財產被強盜搶光的人
一個智力被波浪曲線打敗的人
一個因悲憤而頭腦充滿氣體的人
在交易單的廢紙上行走

命運逼迫山脈轉移
在多倫多把自己賤賣給一家金屬工廠
機器的噪音如打擊樂灌入耳朵的隧道
為了漲工資他領導工會與資本家談判
為了自由他裸體站在同性戀的
遊行花車上揮舞旗幟
為了讓加勒比海河流橫穿北美
他創辦加勒比海節
在萬人聚集的海洋
他身披鳥翅用鼓起的肌肉敲擊
一只巨型鋼鼓
先祖的血液又在他的胸腔澎湃
他從大街的喧囂回到一個人
房間的孤獨

坐在酒吧看日子又從寧靜的角落開始
聽 Waitress 的銀鈴笑聲划破發霉的時間
用酒精測試愛情的純度 濃度和速度
使古老的書信從此失傳
婚姻是邁不過的月亮門檻
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就讓它留在月亮的荒島無人抵達
在高樓的空地上對著漂浮的雲彩
用酒瓶虛擲時光
讓人群像蚊子一樣飛走不要來打擾
當時間的腳步慢下來
給昨天的廢墟打個電話
光之屋在那裡坍塌
光之橫樑橫七豎八
上帝失去藏身之所
碎裂的思想從縫隙中長出荒草
總以為手裡的時間是一根無限長的絲線
從不相信自已會像一根絲瓜藤一樣
變得枯萎
有一天 突然發覺
時間關閉了耳朵的洞門
腿像被蛀蟲蛀壞的樑柱

■ 于中

悼喜劇天才

Robin Williams (1951-2014)

笑聲讓風把葉子帶走
淚的雨滴給自己

留

8.12.2014 寫於休士頓

支撐不住年久失修的房屋
為什麼肚皮上長這麼多廢肉
肚子卻不能像啤酒瓶一樣儲存快樂
他在機器的轟鳴中突然倒下
醫院的死亡證書寫著高血壓
高血壓如巨浪衝上峭壁
衝上瘦骨嶙峋的骨架
在一個月光之夜
高血壓如一個氣浪
推出他身體的舢板在初戀的狂潮中漂游
人死了就是踏中曠野的死亡陷阱
應該就地沉入地下
太陽的升落從此與己無關
為什麼還要千里迢迢回加勒比海？
難道曠野太孤單？
難道曠野都是野鬼？
難道童年的幻影
還在那沙灘 涼亭 房屋的陽光中
出沒和嬉鬧
他要讓自己的靈魂日夜與它作伴？

三個黑人裝卸工走來
默默地將棺木抬上傳送帶裝進後艙
他的靈魂化作一顆星
被夜空輪運
一個工人靠在棺木上
借著月光
閱讀一本《秋之書》

2014年8月多倫多

■銀髮

貧窮的果樹哭了

花香撲鼻的花香
果實纍纍的果實
富有過的一棵果樹
記憶猶
新

現在窮到
屢次拖延學費
被警告
幾乎要開除學籍的窮學生
那般窮

乾旱的日子裡
砍柴刀左砍右砍
支離破碎地把他砍下

躺在柴房裡
他清清楚楚聽到
窮鄉僻壤的窮學生的
哭
和他不能再結果的
哭
不一樣

2013年6月13日北卡

叮 噹

醒來
這分明是夢裡的
按門聲

我還是
下床
從樓上窗口扭開了百葉窗

■彭國全

陰陽太極

叛逃出大海
兩條一黑一白的河豚
首尾交錯蜷縮在圓圈中
以自身的毒
興風作浪 造出
風水命理
指點迷津
替人把脈
按著沒有脈動的死人脈搏
找葬身之地
一個墳墓而已
卻說是龍脈福地
庇蔭子孫榮華富貴
會在下一代，再一代，又一代
不管哪一代，可出
帝王將相

這一雕蟲小技
盛行於世
暴富 貪官最響住
2014年寄自紐約

渴望見到
車庫前多停了一輛車子
想當然
一個熟悉的身影
站在門口

月色
卻躺在路燈的寂靜裡
前院的草坪一定很潮濕

2014-4-14 北卡

■魏鵬展

如果我的笑聲 是鹹的

如果我的笑聲是鹹的
那些年的巧克力
也是鹹的
我知道吃了甜的
我的牙會更痛
我還是堅持
一針一縫間
刺出血紅的花
我知道我吃了甜的
我的牙會更痛
我還是想你
張開嘴巴

2014年9月18日晚

錯 誤

空調滴水的時間容量
在同一個路口
傾斜的影子遠遠地
守著
偶爾的移動間
落在一雙錯誤的鞋上
肉丸是不能吃的美味
蘑菇給沉默加了一個
新話題
在同一個路口
傾斜的影子遠遠地
望著
在同一條路上
消失了大小影子的交接

2014年8月27日中午

■李斐

中秋殺情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
——〈摸魚兒〉之〈雁丘詞〉／元好問

八十度的秋陽懸在街上
把行人臉色油潤如剛烘好月餅
法拉盛緬街行人道腳尖蹣跚處處
蹣跚出大家火氣但也見容讓
一輛輛嬰兒車擠迫過去了
穿插著輪椅前後是篤篤拐杖
我將書籍交還借出圖書館石階站立
抹拭今日的汗水視察前日的血水
行人側目著嘆息人心險惡難測
兇殺的當場沒設悼卡花束或蠟燭
什麼都消逝了感不到暴戾的劫灰
唯是那個男子槍殺了女友後自戕
橫屍街頭紐約中文報紙都放頭條
網路瘋狂傳播照片還原現場
事件竟然發生中秋佳節黃昏上
來自千里若不能共嬋娟何苦孽緣染血
美麗月亮傳說剩下的只有雙黃蓮蓉了
金鉑鈿銀的月餅特邀天上權貴細嚼
道是對嫦娥的感情也愈來愈是無情
唯請問雁喚何物直教如此輕賤生死

2014年9月10日紐約

紀念品

我是夢中傳彩筆 欲書花葉寄朝雲
——〈牡丹〉／李商隱

妳的背囊放進
我的手錶
我們過去的時間
讓妳帶走了
未來的不可知
曾經祈望妳來把持
但見妳沉默不表示

■黃日春

走了，寂寞的詩人

以石硯作瓦鉢
以胎記作戒疤
您正式皈依文墨
不穿芒鞋
不披袈裟
在崎嶇的詩路上
竹杖蹣跚
您猶如一個寂寞的苦行僧！

當青燈熄滅時
當黃卷滿煙霞之際
悄悄地，您走了！
是有血有肉的詩人
抑或夢寐中的蝶影？
展翅飛向——
悠悠千年前的大唐
古韻香如故的長安
以翰墨作瑤，實其口！
以縑緇作袿，殮其身！

2014.8.22 加州聖荷西

也就不勉強了
今後屈指重新計時
日日月昇觀星宿
花開草長看季節
心臟急跳的分秒
一併寄上請接受
有勞快遞追風乘雲
不設時空中
懇望嫣然簽收

2011年10月8日紐約

■那風

童年

攝氏 38 度
一般我會選擇待在家裡
空調下 或是風扇旁
但
聽到外面有知了哭
很心疼它們
就設法把它們請進屋
可知了們 卻哭的更加厲害
乾脆 我就把它們都煮了吃了
味道還真不錯呢

紙飛機

青春
紙飛機划過的痕跡
是放飛夢想的藍天
卻總在風雨飄渺中
沉淪
滄桑過後
再也找不回
曾經放飛的紙飛機

寒夜

秋雨淅淅瀝瀝的下著
寒風刀子般嗖嗖的刮著
我跟虛空彼此對望著
卻相對無言
只有寂寞的時鐘
還在漫無目的走著
此時的夜
卻不是最黑的

2014年寄自柏林

■潮聲

不老的笑容

昨夜的星辰
把我的心事剖白
秋風過處 是否風乾了迷惘？
我能體諒妳那冷酷的容顏
那悵悵的心情渴望一句慰問！

人生在世 為歡幾何？
是非因果 誰能說得清楚
講得明白 個中的對與錯？
被觸摸的心弦 波動不止
直到心靈交錯 淚水飄泊！

不知是誰說的
月圓是詩 月缺也是歌
那一份高雅情懷的氛圍
總是一臉不老的笑容
當傷痛若能瞬間轉化為歡快
就能成為生命裏的豐收！

2014.9.5 稿於三藩市

秋天的童話

挽留不住
是遠方的一輪落日
你正在陶醉 瞬間變了嘆息
感慨過後 是一再浮現的孤獨
日不落嗎 總是可遇不可求傳奇

郊外的風 不是很勁
吹向秋意漸濃的湖邊
翻過山坡到來的是瘦瘦秋色
娓娓述說著季節的更替
看滿城夜色正在蒼茫！

你眉宇間有夢的色素

2014.9.5 稿於三藩市

■依雯

思 悟

天與地隔有多高
東與西離有多遠
誰會知？
人心的節奏合二為一
如靈魂在嘆息
靈魂沒有字幕

江湖相遇
有著今生絕無來世
東與西離有多遠
天與地隔有多高
每當在留言信箱
剩下日子來讓我追憶

夜 沸騰著笑與淚
最孤單的一個晚上
而星辰暗淡無月光
下著傳說中的黑雨
天與地隔有多高
東與西離有多遠

在我字典裡沒有刪除你的名字
在我生命裡沒有放棄二個字

2014年寄自越南

總是對秋月有份好奇與期待
而且用心的節奏 心的脈搏
寫出對秋不一樣懷念的詩
你的心情 盈滿秋天的童話！

■王貽高

Lucky 和笨笨暨對唱

我確實聽到
有那麼的一種聲音
它和我們表達的語言
是共通的

猶如
園裡的花 草 池水 枝葉 昆蟲 飛鳥……
小至一滴朝露
大如滿園艷陽
在我清晨荷鋤播田的時候
他們便盛裝粉墨登場
隨著輕快的音樂一路圍繞了過來親切的
向我問好

我確實聽到
有那麼的一種聲音
每一天都在園裡時時刻刻和我對唱

花說 要我也跟她一樣 笑靨綻開
草說 要我也跟她一樣 不亢不卑
池水說 要我也跟她一樣 寧謐平和
枝葉說 要我也跟她一樣 挺拔綠蔭
昆蟲飛鳥說 要我也跟他們一樣 吟詠情性
朝露艷陽都說了 要我也跟他們一樣
珍惜生命迎接美好的明天

我確實聽到
有那麼的一種聲音
笨笨和 Lucky 對我們說
牠們要出一趟遠門
並特地以一口我熟悉的鄉音
對我說 謝謝 感恩

2014.08.22 多明尼加懷福園

附錄一：

牠不笨，牠是我的家人

／王貽高

2010年4月15日上午11時30分，我家小狗“笨笨”在車庫因病過世。雖然我們早有心裡準備，但還是十分不捨。妻強忍著悲傷，虔心為牠誦經。我隨後和兩名工人到農場的小山丘上勘察地形，最後決定在我十多年前親手種植的那棵櫻桃樹旁

，挖掘一長方形的洞，面積以80乘110公分，深約一公尺。洞穴稍比笨笨的體型大一點，以方便牠能伸展自如。

山坡地又比農田高出許多，憑高遠眺，滿園當年農地開闢時我親自靠接的六百多棵蕃石榴，盡收眼底；山坡後面隔著一條蜿蜒小路，依山傍水，環境幽美，嗣後，“笨笨”可以在此安息！

衷心的感謝“笨笨”陪伴我們渡過了漫長的十個年頭，牠辭世時顯得非常安靜，沒有半絲掙扎和痛苦，雖然我們在牠生病期間到處奔走，還託朋友找相熟的獸醫替牠治病，盡極了最大努力，但還是沒能把牠搶救回來！

“笨笨”生性很拗，罵不還嘴，打不肯退，不懂得察言觀色，真個不識時務。因此妻將之命為“笨笨”！也因為牠這樣強拗的個性，所以有時候遇到小偷光顧農場，牠總是與之死纏惡鬥，吠個不休，往往因為這個緣故

，好幾回都讓我輕易的逮住小偷，把損失降到最低。

“笨笨”的離去委實使我們難過了好一陣子。過去我們也曾有養狗的經驗，原本已不想再養其他寵物，但萬萬沒想到，在我們一點都沒有心裡準備的情況之下，一位多明尼加的朋友居然好心的給我們牽來了一隻小母狗。

有可能因為我們骨子裡都帶有點小迷信，以為從此或可能給我們帶來點好運，於是，也就欣然的接受了，並且特別為母狗命名為“Lucky”。

翌年，小母狗一胎生下了五隻小狗，這都是一些小土狗，個頭並不太大，但這也是當初我們想要的型態。一則牠們可以替農場略盡一點心力，二則

我們可以當寵物一般來養。 “笨笨”就在這種情況下和我們結下了緣。

自從添了五隻小狗之後，我們所經營的農場每天總是生氣勃勃，農事、狗事天天都有忙不完的活。又因為臨時蓋的狗房，雨天漏水，總得將牠們搬出搬進，變成狗房和住家兩頭跑，農場的長工也因此跟著我們受累。

這些小狗在我們細心的呵護下總算一天一天的健康長大。妻絞盡腦汁替牠們取了名字，除了Lucky媽媽，其他分別是毛毛、León、弟弟、笨笨和僅有的一隻小母狗妹妹。同時也在農場一隅替牠們正式用水泥砌了六間小房間，每間面積約90公分乘以100公分。奇怪的是隨著時間的過去，牠們從來也沒有弄錯自己的名字和所屬的住處，尤其是進餐或有客人來訪，牠們都懂得自動的各自走進自己的窩。

“笨笨”是“Lucky”最後生的一隻小狗，也是唯一的一隻小花狗，體型比其他的稍微碩大挺拔。牠從小就多病，除了皮膚特別過敏，還患有癲癇症，眼睛也有毛病，全年打針吃藥不斷。妻還特別為牠準備一條專用小毛巾，時常，因為牠兩眼常被眼屎黏住，只能半睜，所以每天我們都得定時替牠拭洗和點眼藥水，曾經也帶牠看了很多獸醫，但還是無法替牠治療好；最可怕的是牠的癲癇，發病時四肢痙攣，口吐白沫，使我們傷透了腦筋。

起初三兩年，“笨笨”和我們也是不太親近。記得有一次牠得了重病，我們帶牠到城裏去求醫，那名女獸醫經診斷以後，即時給牠吊點滴，並且開了藥方，總算把牠從鬼門關前搶救了回來。自從那次之後，“笨笨”好像就變了個樣，不管在那兒，一旦看到我們出現，總是在我們跟前盤旋，並且用牠的頭在我們小腿間磨蹭，有時甚至興奮地用牠的前爪扒在我們身上，尾巴不斷地搖呀擺呀，狀似小孩撒嬌，非常討人歡心。農場的工頭有一天對著我們夫婦有感而發的說：你們家的“笨笨”很懂得感恩，這比起許多人都好！

這個多國男孩，打從十四歲起就跟著我們幹活，每次“笨笨”發病，他都有

參與搭救工作，也學會替“笨笨”打針。他今年才二十六歲，就已成為好幾位小孩的父親；只唸到小學，卻能說出那番話來，著實使我們感到有點訝異。

我和妻共同守護著降臨在農場的六隻小狗，這是緣份，也是天意。通過和小狗的互動，使我們能更加懂得尊重與愛惜生命。而在這片幾近三萬個平方公尺的土地上，十餘年來，妻和我每天都在田裡揮汗忙碌，翻耕播種，親近泥土，擁抱大自然。樸實、知足、平淡的生活使我們學會了更加謙卑和感恩。

在我們所經營的農場，妻和我胼手胝足，處處可窺見我們多年以來所投注的血汗和心力。這片厚實寬廣的土地，雖然經過我們盡心的灌溉和努力的耕耘而變得翠綠盎然，但如果沒有了這群每天在我們跟前轉來轉去，並且盡責、守候的小狗狗，這個以紀念我親愛的父母而命名為懷福園的農場，勢必沒有那麼生動、溫馨！

2010年4月30日 多明尼加 懷福園

附錄二：

Lucky媽媽 ／劉淑貞

Lucky走了，選擇在2012年感恩節當天的早晨和我們告別！時刻都想寫篇短文來紀念她，但每次提筆，總是情緒起伏，不能自己。於是想到用原先寫在日記本上的文字，直接地陳述出來，也算是了卻我長久以來的心願。

11月8日（星期四）

Lucky厭食已有一段時間，瘦到只剩下皮包骨。每次到了進食時間，她都只限於在食物旁邊聞聞，轉頭就離開。工人說，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有一年我們出國，她整天不吃不喝，孤零零的呆坐在門前，兩眼直盯著門外。我心裡明白，那怎麼會是一樣呢！

深怕她撐不過新年。

獸醫要我做好心理準備，畢竟已上了歲數，並建議改用液體維他命及口服食鹽水。

11月9日（星期五）

晚上在家宴客。

漁技團朋友 Diego 將調貝里斯，明天 Hugo、Olivia 也要去紐約度假，我們一併為他們餞行。席間，Lucky 下樓吃了點東西。其實，只要她有食慾，我們都願意儘量滿足她。

11月10日（星期六）

將蛋黃、狗糧+高蛋白，搗成泥，以方便吞嚥，並開始餵食。每回餵食完畢，她的精神明顯有些好轉。

11月11日（星期日）

我突然想起過去她偏愛的豬肝，於是從市場買了一些回來。果然 Lucky 胃口大開，她吃得又急又多，讓我們重新燃起了一絲絲希望。衷心盼望她能快快地好起來。

11月14日（星期三）

幾天下來，Lucky 已經願意自己少量進食，我們的心頓然寬了許多。可惜這種情況卻維持不了多久。她每天依然是無精打采，只喝大量的水。雖然，大小便都還能自理，但走起路來卻一顛一簸的，往往出去後就難以走得回來，於是就躺在草地上，等我們過去把她抱回屋內。僅僅一小段路，她走得既辛苦，又沉重，我們看了也很心酸。

11月15日（星期四）

中午，我耐心地餵 Lucky，雖然吞食比較緩慢，但總算吃了些。晚飯後我心裡暗自高興了一陣子。

11月16日（星期五）

Lucky 開始嘔吐，將吃進去的食物，全數吐了出來。與外子商量後，試著停止強行餵食動作。這等於是宣布拔管，就等待時間而已。雖然決定很堅決，內心卻有萬般的不捨。

11月17日（星期六）

又是一日的不吃不喝。我只能用棉花沾點水潤濕她的嘴唇。

11月18日（星期日）

Lucky 今天看起來精神稍好，但容顏還是很憔悴，我趕緊幫她洗了個澡，並抱她出去曬了一會兒太陽。她瘦小的身

軀躺在我的懷裡看起來舒服很多，還不時地睜大眼睛努力注視我良久，頓時我感覺到她的眼神是那樣的依戀，那樣的無助！

11月19日（星期一）

又嘔吐了一身，我輕輕地翻動她的身體，幫她擦拭乾淨。

11月20日（星期二）

晚間 Lucky 大小便失禁，我緊急抱她到浴室幫她清洗，並用吹風機替她吹乾。她全身癱軟無力，兩眼茫然。將她安置舒適後，開始給她唸誦金剛經和心經，並語帶哽咽的跟她說：“Lucky 誦金剛經給妳，妳要好好聽啊！然後再到天國去當個可愛的小天使。到了天國記得去找笨笨和妹妹。如果明天早上妳真要出遠門而來不及跟我告別，別牽掛！妳就安心的上路吧！”

她勉強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似懂非懂的，又很快地把眼睛合上。

我想，她是累了！

11月21日（星期三）

我在客廳她平常愛睡的地方安置了一塊硬紙板，鋪上一疊舊報紙，外加一條厚毛巾，讓 lucky 躺在上面，希望能減少一些她的痛苦。

半夜我下樓探視，發現在紙板的週圍已開始爬上了一些螞蟻，這些不受欢迎的小東西似乎也嗅到了瀰漫在空氣中一股不尋常的氣味。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她身旁，右手捧著經本，左手輕輕地撫摸著她的頭，再一次，也許是最後一次給她念誦金剛經和心經了。

11月22日（星期四）

一整晚無法成眠。數次起身悄悄下樓查看。Lucky 的呼吸已變得越來越沉重。清晨，我再度替她把身體拭擦乾淨。我心裡十分明白，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了。

我們所要面對無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6:30 A.M. 外子上樓告知，我們的 Lucky 走了。

過了一會兒，外子即命剛來上班的工人，在農場的小山丘上先清理一番，並

挖了一個長方形的洞，準備讓她跟笨笨、妹妹葬在一起。

外子拿來一個厚紙箱，鋪上 lucky 平日最喜歡的紅色墊布，並找來一件紅色舊衣，蓋在她身上。她已經 14 歲了，在狗的世界裏，算是長壽的了。我們合力把箱子封好，親手將她送到小山丘上。

這條我平常走的上山小路，一般只需要三分鐘，今早走起來卻覺得格外漫長，腳步也不俐落。

Lucky 僅存的 3 隻狗兒子，弟弟、毛毛和 Leon 也安靜地跟隨在我們後面，送牠們 13 年來從沒有分開過的媽媽最後一程，做最後告別。

當工人 Felix 鏟起第一鏟土時，外子在旁連忙阻止，叫他泥土要輕輕撒下，免得瞬間驚嚇到 Lucky。

泥土終於一鏟一鏟輕輕覆蓋在紙箱上，直到紙箱在我的視線中消失。然而那使力的一鏟又一鏟的黃土，卻怎麼也無法覆蓋得住我那顆哀痛的心。

在下山的路上，我喃喃自語：“再見了！Lucky，謝謝妳陪我們一路走來，從開墾到收成……我們會照顧好妳的兒子們。放心好走！”

讓我們相互感恩吧！就在感恩節的早上……

11月23日（星期五）

早上起床後，內心空落落的，在屋內走動的時候，視線總是有意無意地落在 Lucky 生前常睡的那個小角落，那是她的窩。

家中冷冷清清，像是缺少了些什麼。一如往常，帶著僅剩下的 3 隻小狗出去巡園，在田間小路邊順手摘了幾朵小野花去看 Lucky。明知多留住她一天，她就會多承受一天的痛苦，可是心中真是有太多太多的不捨啊！

11月24日（星期六）

回想 Lucky 剛來我們農場時可愛的小模樣，才多久的時間!?如今卻已是被召回去的小天使。

Lucky 是一隻精明古怪也很善解人意的狗，非常有靈性。工人說她還會打“小報告”哩！

剛經營農場時，我們天天通車，住家

美國詩人邁克爾·特魯詩選譯

◎張子清

農場兩邊奔波。每天早上當車子到達農場，不管她在那裡，準能分辨出車子的引擎聲，隔著鐵門，lucky 必定領著她的狗兒女趨前等候。如果迎接我們的是一陣陣狂吠聲，這和平常跟我們打招呼的吠聲不一樣，那就是在通知我們昨晚農場有異狀。還有一次，她帶我走進我們所種的木薯園，一路穿過跟人一般高的木薯樹，才發現園中央的木薯早被偷拔一空，只剩下周邊部份。

另外，她還有一項過人的本事：舉凡她吃不完的食物，包括骨頭、麵包、大蕉、木薯……等，她都會設法藏起來，想吃的時候再挖出來。她事先找好了地點，再用前爪挖個小洞，將食物放進去

，然後用鼻子蓋上泥沙和枯葉，一般人是不容易發覺的。經常我會注意到的一幕是，她挖出來的食物往往爬滿了螞蟻

，她會先用爪子翻來翻去，等將螞蟻趕走後，才開始大快朵頤。

Lucky 年輕時的調皮搗蛋，讓那些海地工人恨得牙癢癢的。當時他們在農場的大芒果樹下養了一頭小豬，也不知他們從哪兒弄來的豬飼料，一顆顆的像極了狗糧。每天中午過後不久，就會傳來一陣豬的嚎叫聲。好奇地跑出去一看，不禁莞爾，只見 Lucky 在那邊跳上跳下

，一下子咬豬的右耳，一下子又去扯牠的左耳，把脖子上被拴了條繩子的豬隻激怒到團團轉，不斷地哀嚎。於是 lucky 就轉身得意地享用豬食去了。

如今，一幕一幕回想起來，恍如昨日……。

2014.08.05 多明尼加懷福園

邁克爾·特魯 (Michael True, 1935-) : 杜克大學博士。美國阿什普新學院榮休教授、詩評家、詩人、前國際和平研究協會基金會和非暴力解決方案中心主任、《伍斯特評論》創始人。先後在杜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克拉克大學、科羅拉多學院、夏威夷大學等校任教。兩次獲富布萊特基金資助，先後在南京大學和印度拉賈斯坦大學講授美國文學。出版了包括《伍斯特市作家：1680-1980》(1986)、《一個比戰爭更強烈的能量場：非暴力傳統和美國文學》(1995)、《人民的力量：和平締造者及其團體》(2007)等在內的九本著作。這裡譯的七首詩選自他的詩集《樸實無華的詩及其它》(Plain Song and Other Poems, 2013)。作者在詩裡生動地描寫了他的家鄉俄克拉荷馬州鄉間淳樸的風土人情和他清貧的父母的樂觀主義精神以及他對他們無比的熱愛。

西南部的夏季

塵埃停留在葉子上
蝗蟲呼呼地飛來，
落地無聲。花叢中，
只有金盞花堅持著。晚空延伸，越過
地平線，穩穩地
托著北斗星和北極星，
只是遙不可及。

俄克拉荷馬

他們說，這是一塊地方，
在那裡，一切都死於孤寂，
這裡的人說，謝謝你，
還說，是的，太太，
從不會給你甜圈時

不帶一個餐叉；那是
這塊平坦土地上
小小的禮節，每句話
出現在地平線上，
好像光背的傑羅尼莫*騎著馬。
男士脫了帽子講話，
女人在陽光下戴著無邊帽。
這裡的天空是你的全部，
一棵樹期待獨自站立。

*傑羅尼莫 (1829-1909)：印第安阿帕契族抗擊西班牙人侵犯印第安人領地的著名領袖，是西班牙人士兵對他的稱呼。他的原名：梅斯卡萊羅·奇里卡瓦。後來被俘，雖然獲得自由，但不允許他回到領地，老死在俄克拉荷馬州。

她的話

她經常和花兒講話：
她在 72 歲時吩咐
九重葛*綻放。

俄克拉荷馬注視著，懷疑著，
生氣著。

她居然用塵土和泥巴
任意地讓它們開玉蘭花，
縱容它們開紫羅蘭，
說道：

“我，艾格尼絲·墨菲：現在你們聽著！”

它們果然聽話了，盛開——
天竺葵，

蝴蝶花，

金盞花，

甚至蒲公英花。

*一種開紅色或紫色花的攀緣植物。

秋天之前

柔韌的樹葉
對微風無動於衷，
滿足於
這樣或那樣翻轉，
朝著風，背著風
或一動不動。
比八月中旬更綠，
正如所料，樹枝
承載著沉甸甸的夏雨，
潮濕的空氣。
距離這裡向西
九百英哩處，
我的母親仍然健在，
她的心臟頑強地搏動，
她的皮膚光滑，靜脈顯現，
好像一片樹葉——搖蕩，
彎曲，堅持。
是真的嗎，
樹根複製地面上
樹幹和樹枝的模式？
卷鬚是否加強土壤裡
樹根的附著力，讓
依附的樹葉持久些？
如果是這樣，
就取你所需要的時間吧，
艾格尼絲·墨菲，即使
夏天和樹，也讓路給九月
和你的八十九歲。

肖像

他坐在窗旁的搖椅上
來回地擺動自己入睡。

陽光穿過他的肩膀，
落在他柔軟的手臂上。
頭微微地低著，

他打著本世紀八十個歲月的瞌睡：

這位剛從法國回來的年輕人——
家中的長子，
叫賣糖果報紙的列車小販，
中學籃球隊的明星——
他夢見他、他的兒子們、孫子們
所經受的漫長時間的戰爭——
哦，這情意綿長的丈夫，
畢生慈祥的父親，
一個博愛為懷的人。

旅行推銷員

四十七年來，
他出於自我選擇和命運，
走遍各處：
從傑羅尼莫到阿爾特斯，
再到一個個十字路口的
不值一提的四道交叉站點：
配件商店，汽車修理站，
有“僅防疾病”機器的
油漬斑斑的加油站。每個十年
都是消耗在福特車的駕駛中，
汽車輪子滾動了無數無數英哩。
冬天的暴風雪
把他推向卡車停靠站
那裡有油氈鋪的地板，櫃台凳，
黃色的窗簾，友善的女服務員，
她的雙手粗糙，由於熱肥皂水泡，
俄克拉荷馬乾燥的冷風吹；
還有濃咖啡和檸檬餡餅，餡兒餅上
塗著玉米澱粉和合成色素。
五月下旬
華氏一百度。晚上，
他要麼住士紳汽車旅館，那裡
有彈簧床和裝飾性的燃氣熱水器，
要麼再花三個小時行駛在路上。
在黑暗中，他打著
大轉彎，朝向最後一段路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于中 \$81 支持
方壯霆 \$100

前面的燈光駛去。在
回家的路上，他有一程
被公路巡警緊緊地追趕。
一位顧客誇獎說：“他算得上是
美國最後一個快樂的人。”

學說話 ——給我的兄弟

在我們呱呱落地
之前的第一件事是傾聽。
然後我們的眼睛轉動，
跟隨她的腳步聲、講話聲
和笑聲尋找她。她朝
一個方向移動她的小腳，
傳送一種感覺，把我們領向
我們應當去的旅程。
她所做的都很重要：準備
星期天晚餐，培植花園；
用語言和手勢吩咐兒子們：
“你們要確立生活目標，
要有生活意義。”
母親的語言就是我們的反應*。

*這是作者的幽默，他和兄弟們處於
襁褓期，當然不會回答，母親說什麼就
是什麼，但代表了他們的心聲。

●美國詩人邁克爾·特魯詩選譯

■裘迪茲·杜勒絲

Judith Tullis

敗家子

電話又響了——把我的美夢吵醒。

“這是警察局長……”

“這是醫院……”

那是我媽。“我不知該把你的兄弟
怎麼辦。”

電話又響了——但願是打錯號碼。

“這是診所……”

“這是律師……”

那是我的兄弟。“你能來一趟嗎？
我身上沒錢。”

電話又響了——反正我也睡不著。

“這是社工……”

“這是教習所……”

那是驗屍官。

你幹嗎不早打電話？我會來的。

*裘迪茲·杜勒絲（Judith Tullis），
美國女詩人，伊利諾州詩人協會司庫。

■A.K.達思（印度）

人面

你說人的身上有善有惡，
善把惡趕入了圍欄。
但你看惡魔逃脫
在全球手舞足蹈了嗎？

無辜的人：男人，女人，小孩，
被連根拔起，屠殺，活埋，
他們無助的呼叫在記憶中出沒，
殘酷的罪惡發生
在敘利亞，伊拉克，加沙以及其它
地方——

這類觸目驚心的野蠻內容
是媒體頻頻亮出的最新新聞。

有如那還不夠，虛擬世界裡
到處泛濫著陰森可怕的砍頭場面。
神奇的網絡被瞬息下載的
恐怖鏡頭所淹沒。

人類到底怎麼了？
為什麼他高貴的本能不見了？
今天他在眾目睽睽下展露了他卑下
的一面。

什麼時候我們能擺脫他畸形的臉，
讓人類善良的乳液再度流動？

（附原詩）

Humane Face by A.K. Das

You say good and evil both reside in man,
the good corralling the evil within.
But do you see the evil breaking loose,
dancing in ecstasy all over the globe?

Innocent victims: men, women, children,
uprooted, slaughtered, buried alive,
their helpless cries haunting memory,
crimes being committed with brutality
in Syria, Iraq, Gaza and elsewhere too –
such graphic contents of barbarism
are flashed by the media as breaking news.

As if it's not enough, the virtual world
is deluged with ghastly scenes of beheading.
The miracle of Internet awash with details
downloads horrors in split second.

What has happened to the Homo sapiens?
Why have his nobler instincts disappeared?
In full glare today his baser side is displayed.
When will we get rid of his monstrous face,
redeeming the milk of human kindness?

亨利希·海涅

Heinrich Heine

輕輕牽著我的心

輕輕牽著我的心
甜蜜悅耳的鈴音。
叮鈴，一支春令小曲，
叮鈴，從我心窩飄去。

叮鈴，飄至那座房子，
叮鈴，開滿鮮花的門口！
見著一朵玫瑰花時，
請你代我把她問候。

望著你的眼睛

望著你的眼睛，
所有苦痛不見蹤影；
吻著你的朱唇，
大病小災無翼而飛。

依偎在你的懷裡，
騰雲駕霧我不能自己。
聽到你喃喃“我愛你”，
止不住我如雨泣涕。

早晨起來

早起我叨念：
心肝寶貝兒她來不來？
傍晚我哀嘆：
今天呵又是一場空盼。

夜裡我愁腸百轉
通宵無眠。
白天我非醒非睡
度日如年。

2009 年度澳大利亞詩精粹 (二)

◎羅伯特·亞當森 輯 ◎楊于軍 譯

■曼蒂·博蒙特

我們站著

我們仍然站著
靜靜地
在夏天淡淡的月光中

它抓住我們面部的每個特徵
向上提起
讓我們的影子發光
在靜寂中 幾乎顯得虔誠

淡淡的月色

我們開車數小時
來到我們的新家
我們剛剛成為這片土地的主人
而只是看了幾張小照片
和一個叫喬納森的人在電話上聊了幾個月
幾個月
就不把我們所有的賭注
加到一個輝煌的夢上

現在我們在這裡
最近的城鎮在四十英哩以外
堅實的土地在我們腳下
我們的白天變成了夜晚
我們站在這裡望著她
我們新的——一切

她用長著長長的草的誠實歡迎我們
展現在我們面前群山和披著銀光的樹木
穿過夜空
顫抖著
黑藍色的
圍牆

她夜晚的美麗能夠驚醒睡夢者
撕開他們的心

她用歷史包裹我們
她在我們以及我們的父輩出生之前目

睹的一切
她讓我們腳牢牢地踏在
這個點上
在她母親般優雅的線條上

我們站著
擁抱 陷進彼此白色的皮膚
我們在城市裡的白天沒有看見的
我們已經如此厭倦了的
彼此拖累的皮膚
沉醉在它所有的激情裡

我們擁抱
手握緊在一起
嘴唇因為她而溫柔
親吻

失去我們初識到現在的許多年
曾經
我們之間唯一的
是唇上的棉花糖味兒和偉大愛情的諾言
彷彿街角飄浮的氣球

今夜在這裡
和我們的一切

我們迷失在
這一刻
永遠

■朱蒂斯·貝弗里奇

雨

雨泡
佈滿窗子
雨落著
彷彿有人用刀划下魚的背脊
剔出細小的骨頭
雨也斜著眼睛
唏噓著滑下絲綢

瀑布般
層層疊疊
在輕浮的黑暗中
你追我趕
喋喋不休的雨
溜過饒舌的葉子
帶著醉意
雨攪動翻滾
濺濕自己的襪子
雨 在我腳邊打轉
發出麝香葉的氣息
雨 一團團 被街燈的朦朧吞噬

細密的雨
潺潺向前 給遠處披上薄薄的面紗
雨 彷彿跳弓演奏的音樂
蕩過微波 翻越波峰
飄向天際金子鑄成的光芒

雨 用不整齊的牙齒啃咬著草地
離開公路 衰退的雨掠過垂耳的樹梢
跌跌撞撞 衣冠不整
連綿的雨長髮般掃過

就像被風蹂躪的蒲葦
彎著腰
儘管高大 也只是徒有其表
只能頹廢地搖晃

雨點紛紛
彷彿從多毛的狗身上抖落
在光滑的夜晚
長途奔波的雨
拖著疲憊經過天篷 水溝 窗戶
還有牆壁
緩慢收訖起
那些不安的雨點
直到天空像一個新的神
在歡欣的雷聲中
輝灑下第一道橙黃色的光

然而
接著是更多的雨
更多的雲層堆積
急切的雨
彷彿麻袋倒出的穀粒

日常、詩性、存在者： 三種詩的發生學（上）

◎世賓

一、日常詩的發生機制

詩是表達和呈現我對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感受和看法。但對於業餘詩人來說，詩只是表達和呈現“我”對“我置身其中的世界”的感受和看法。他們的業餘是他們的“世界”僅僅是由他們周圍的人、事、物構成；“我”只是由“我”的出生、地位、階層和日常生活塑造出來的一個沒有超越性的人。“世界”和“我”的邊界被局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我”與周圍的一切就構成了一個世界；而且他們無力突破，無法在自身形成一種超越性的機制，歷史、責任、文化的抱負和思想的深刻性讓位於現實秩序、規訓和與大眾沆瀣一氣的個人趣味。他們的趣味、美學和意志緊緊地擁抱著一個被日常規範了的小心眼上，“個人化”一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和大眾融為一體了。

我們置身於一個不同於古典時期的時代，進入工業文明之後，人與自然的關係被割裂開來，自然不再為人提供庇護。我們曾悠然自得地生活於山水田園之中，在土地上索取一日三餐，精神寄養和守護著那自然中的一切幽暗的神明；而如今，機器和信息以及相關的制度把人徹底地零件化和碎片化並最終異化了。馬克思清楚人是社會的產物，他所建立的共產主義學說目的是在於抵抗物質和資本對人的侵蝕。然而，我們至今還沒逃脫被侵蝕和割裂的命運：人與自然的分道揚鑣；肉體與精神的分道揚鑣，這種種狀況導致了我們成為一個非完整之物。這種命運的出現是物質、科技和相關制度快速（增長）發展的結果。這種情形西方要比東方早一百多年的歷史，至晚在浪漫主義運動之後，便使歐洲進入了人的分裂的時代。機器的高速運轉帶來了物質快速的豐富，人在這種命運中物化成一個零件，一個生產物質和掠奪物質的工具；在很多借口下——人在行使臣民的義務和獲取榮光的堂皇理

由下，被裹挾進了破碎的（從詩學的角度看）命運裡。這種狀況東方要晚一些，並且是被迫捲入了這種命運；而意識到這種命運到來，可能還要在更晚的時候，在民族救亡圖存的急迫時期過去之後。真正意識到這個時期的到來，應該是在上世紀的70年代末。人的意識的覺醒總是要在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發生轉換時才能被真正意識得到，具有超越眼光的人發出的聲音總會淹沒在不合時宜和噪雜的喧嘩裡。

在這個號稱後現代的時代裡，各種生活方式獲得了合法性，在反思專制主義的過程中，後現代的經典思想家們賦予了邊緣和另類生活以意義，它們有力地消除了中心主義對人的束縛和奴役，使那些屬於個人性的觀念、行為成為先鋒的一種範式。然而，在肯定個體和邊緣權利的同時，我們也意識到這種個體與歷史、深邃的思想割裂的方式、觀念輕而易舉地把人塑造成一個單薄的、膚淺的，隨生隨滅的單細胞生物體。人在慣性和制度的支持下，從一個自由的、豐富的生存狀態中被退化成一個“單向度的人”。

在自然的古典時期，那些覺醒了的人，他們自由地和山川河流在一起，他們的身體和靈魂融入在自然的萬物裡，生於此，死於此。萬物皆有靈，人同樣處於萬物之中，他們所有的歌唱和哀吟都應和著天地，“我口寫我心”便是最高的吟唱。

人曾經是自然的造物，或者說，我們人類的文化在那些還沒有與自然和神聖之物分離的時代——我們的文化還孕育在自然的母體的時代——“我”的歌唱就應合著自然的律動。在西方哲學史裡有過這樣一個時期，1835年，大衛·施特勞斯發表了《耶穌傳》，作為唯一圭臬的黑格爾學派分裂為兩派：老年黑格爾和青年黑格爾派，老年黑格爾派頑固地維護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體系替宗教和

普魯士專制制度辯護，他們歇斯底里地保衛著岌岌可危的舊有之物，把那些已經散發著腐朽氣息的絕對神作為最後的庇護所；而青年黑格爾派則從黑格爾辯證法中得出了無神論和革命的結論。1841年費爾巴哈發表了《基督教的本質》，費爾巴哈在此書宣揚了一個震撼世界的觀點：上帝不過是人的內在本質的向外投射，說白了上帝就是人。當時馬克思是費爾巴哈的狂熱呼應者，他在1842年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他認為哲學家不能從上帝的實在來解釋現實，因為歷史的發展不是上帝的逐漸實現自我的過程，也不是絕對精神的復歸過程。他宣告：“在真理的彼岸消失之後，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的真理”。如果說在此之前，人是自然和神的產物，那麼，在馬克思之後，人就是社會的產物。至少在這一刻，我們開始清晰地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和真實的歷史。這時，我們發現人類的社會已經四分五裂了，各個階層以及以後的每個個體都在以自我的絕對化投射到社會的運動和自我的生存上來。

在我們時代，自我的絕對化已成為一種無可置疑的權利，但，“我”是誰？“我”的去路在哪裡？這些問題卻沒有什麼人願意去過問。人們已習慣自然而然的生活，並已經把自己的情感、態度和姿態定格為一尊聳立在廣場中央的雕塑，並在各自噪雜的喧嘩中遺忘了傾聽。在貌似熱鬧非凡的喧嘩中，沒有人能溢出制度、教育、媒體所規範和描述的範圍，歷史（時間）的維度在日常生活的空缺使人成為非完整之物。在物質快速增長和機構割據的零碎化時代，人如何重新顯現？我們應該清楚，人不僅是社會的產物，也必須是歷史的產物；只有在歷史和現實社會中，人才能從工具化和機構化中拯救出自己，使個人不會成為“機構人”、“單面化的人”；把人類在時間和歷史中的生存經驗和漫長的自我完善的渴求納入個人成長的土壤中，才能葆有一個完整的靈魂。在沒有自我完善，在沒有建立起豐富性的個人之前，“我”是無法發言的。艾略特在〈個人與傳統〉一文中提到“一個人要

在 28 歲之後才能考察他是否能夠寫詩”的論斷，可能就是基於這樣的道理。

但我們都要在“業餘”的狀態下開始寫作，都要在“我”還處於朦朧甚至狹隘的狀態下開始寫作。當我們與外部世界產生關係的時候，我們便有了感受，寫作也就開始有了可能。在社會生活中，隨著制度、教育、階層對自我的塑造，自我的認同度越來越高，對大多數人來說，會在這個過程中，把自己濃縮成世界的中心，“我的世界，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因此，各種各樣的角色性寫作便展開了它在後現代背景下的狂飆式寫作。自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這種自我的寫作成為中國現代漢詩的主流寫作。無論怎樣的個人都在“解放”和“自由”的旗幟下獲得了宣泄和表達的權利。在威權和革命現實主義一統天下的時代，這種寫作無疑極大地解放了詩的生產力，也極大地釋放出思想的力量，使語言和思想產生有機的結合，使當代詩從沒有血肉的官方話語裡突圍出來，獲得了與當下現實相聯繫的新鮮語言。在反思百年現代漢詩實踐經驗，我認為“我們的詩基本已完成了語言的學徒期，我們終於能使用語言來表達我們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所給予我們的所感、所受。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我們曾在傳統習慣的束縛和恐懼的逼迫下，無法認清世界的變化，無法真實地體驗其置身其中的世界；我們曾把變化了的工業城市當成一千多年前的唐宋山水；我們曾把奴役下的社會當成春和景明的開平盛世；我們曾把個人的一切訴求迷失在集體的叢林中。但今天，我們終於能從各個角度真實或逼近真實地觀察和體驗我們生存的世界，我們終於能自由地，至少在寫作意義上自由地說出我們在這世界上活著的困境、不幸和因我們的勇敢所沒有被遺忘的喜悅。”（見本人拙作〈轉型〉一文）。

然而，“我”的問題在大多數詩人那裡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我”在歷史意識缺位的環境下，“我”在家庭、機構、階層和某些群體建立起來的世界裡成為了它們的規範物。大量的詩人就是以這種被規範的角色在寫作；這種被

規範的寫作也先天地決定了它必然和日常平行，它只能作為生活的映像出現在文學裡。沒有超越性的詩寫作在 80 年代具有革命性的意義，但九十年代之後，由於整個社會轉型進入物質和商業的快速發展，時代在給慾望和個人提供狂歡的場所的同時，也強有力地取消了所有慾望和個人訴求的革命性和先鋒性。在政治鬥爭不再統治個人的日常生活，慾望化和個人化寫作便與日常的庸常性構成了同謀。在中國現有社會生態下，日常寫作恰恰是對生命的美好和制度所導致的黑暗性的無視；在一定程度上，它構成了阿多諾所說的“野蠻”。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真正的社會矛盾，而沒有在文化上和豐富人精神的複雜性上有新的建構，它無關痛癢的抒情讓利益集團和哀憐者被遺忘在批判和撫慰的無人區。

不必過份責難日常寫作，但寫作停留在日常上面，這也構成自我超越的一個重大的障礙，許多人的一生就在這裡停滯。客觀地說，每一個寫作者一開始都是從這裡出發的，眼睛就是從這裡打開的，他們愛一個人，在意一件事，他們批判和歌唱，就這樣以日常的身份開始了寫作。但能否走得更遠，能否真的睜開眼睛，來到一片開闊地，這需要真誠、勇氣、責任和來自上天的某種天賦。從偉大的詩學來說，寫作並不是娛樂或者宣泄，也不是自我的撫摸和自我的哀憐，寫作至少必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必須去建構一個能夠看到人更美好地生活和更加有尊嚴、更加寬闊的生存世界；如果可能，還必須具有重建我們人類文明，提供新的思想、文化的努力，它能直接把人類的生存提高到或者開拓出一個新的境界。這就要求詩不能止步於個人的慾望、趣味、訴求和情感裡面，而必須在一個更寬闊的地方扎下我們的根。“大其心”而懷天下，這是從日常寫作突圍的唯一道路。

二、詩性詩歌的發生機制

在諾貝爾的遺囑中提到獎給文學的是“在文學界做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理想傾向是怎樣的東西呢？

那就是在政治、倫理、個人慾望和訴求把持的現實之外，有我們人類渴望或者還沒意識到的生存價值，我們賦予孜孜以求的熱情的夢想在詩中的實踐；就目前來說，就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奮不顧身追求的那些普適性價值，以及各民族具有鮮活意義的文化在詩中的實踐和貫徹。詩性詩就是以人類文明的思想價值作為精神資源，並以此面對置身其中的社會和生活，通過批判和歌唱，在詩中重建一個富有勇氣的、有尊嚴的世界。

在偉大的詩歷史中，我們有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在地理大發現和工業文明之前，由於人類的腳步和探幽入微的顯微鏡還沒有把世界切割成絲絲縷縷，客觀世界還保持著它的神秘和完整性，這個時期，詩的主要任務是命名客觀世界和宏大的歷史事件，這個時期是史詩和純詩的時代；在中國，是古詩和辭賦的時代。第二個時期是世界的完整性分崩離析而啟蒙運動又提供了思想資源之後，詩的任務開始轉向人類的精神的內部，開始命名精神世界的山山水水。如果說工業文明之前的詩意在歷史的生活和自然的山川裡，那麼在地理大發現之後，詩意就在人的精神世界裡了，而且那些難度、強度越大的思想探索，它們打開的世界或者說詩與現實之間開拓的空間越大，詩意就越強。

華萊士·史蒂文斯在其論文〈高尚騎士和詞語的聲音〉中，宣稱詩的高尚之處正在於詩“是來自內部的暴力，保護我們抗拒外部的暴力。”為什麼要降低那種與日常重疊的、作為日常映象的詩寫作的意義？在 80 年代中期之後，中國詩的寫作主流和風頭無疑被日常詩寫作佔領了，它們在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享受了社會學和勝利大眾的讚美和掌聲。但這種詩在今日實際就是俄羅斯詩人曼德拉斯塔姆所批判的“現成意義的承辦商”，是愛爾蘭詩人希尼所指的“說理詩和敘事詩的虛張聲勢的敘述者”；事實上也是於現實訴求合謀的救亡詩、革命詩、田頭詩的延續，只是現實的矛盾轉移了，他們找到了新的話語。他們在想像的政治活動中自以為是地扮演著反對

派的角色，安全地融入了公眾消費的娛樂中。他們在渾水摸魚的叫嚷聲中，偶爾放一聲冷槍，但保證不擊中要害，既享用反抗者的榮譽，又保證絕對的安全；更多的情況是，他們和入了公眾的喧嚷聲中，與公眾找到了同一調子，並卻常常像摸透了觀者的脾性的小醜，來一下滑稽的聲調，博取一片會意的掌聲。公眾的趣味、利益集團的命令和那些喬裝打扮的恐懼對於詩無疑都是外在的暴力，而詩對抗外在暴力的方式並不是去扮演反抗者的角色，而是像哈維爾所說的“它是一種精神狀態，而非一種世界狀態”；它有自身的韻律和節奏，它有自身的愉悅和智慧，它把這一切統一在自己的世界裡，形成自己的規律和挑戰。內在的暴力正是詩借助自我的歷史意識，不受外部干預和誘惑地進行自我的探索。

並不是說詩必須和現實割裂開來，事實上，詩就誕生於現實的土壤，它的根深深地扎在這塊土地上；但不是表皮上，是泥土、岩石，是懸崖、峭壁，是水源充沛的地下河。現實在這裡越過了時尚、潮流，也越過了政治要求的管轄和倫理的藩籬，在一個更遠的地方，形成了一個應允性而非強制性的世界。這個世界從未建立一套制度，也沒有非如此不可的準則；有千萬條幽暗的小道通向這裡，它默不作聲地許諾過那些在孜孜不倦探索的詩人們，“勞作正在以不損傷身體來取悅靈魂的地方開花或跳舞”（葉芝語）。它不是現成的，它只是某些可能性的提示，並不斷——像一條不斷蜿蜒的柔軟的繩索讓我們轉入其中。希尼在〈舌頭的管轄〉一文就描述過詩的任務，他說：“藝術（詩）不是對某種規定好的高高在上的體系的低級反映，而是腳踏實地地反復對它進行實踐；藝術不是遵循一張把某種更好的現實示範出來的現成地圖，而是憑知覺即興創作這一現實的素描。”^①

但在現實的層面，詩人並不是不作為，他們是以不作為而為之；他們時時以不合作的姿態來對抗沆瀣一氣的公眾期待，以及蔑視政治的威力。在不合作的姿態下，自由和詩神引領的智慧在增長

，就像我們一生都在追求成功，但，是失敗拯救了我們，在一種孤獨的行進中，詩對精神的認識和語言的力量會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擴展和準確化。在現實中，有準備的抵抗的確能保證在轉入即興世界的有效性和準確度，它有力地克服了搖擺和點到為止的權宜之計，使詩的箭頭越過現實的障礙，指向了更深遠的存在。西蒙娜·薇依在她的著作《重力與神恩》顯示了某種不屈服於重力的力量，以消解、平衡和糾正的意志來促使現實的天平至少在精神上保持一種超驗性的平衡。她用和她一樣堅毅性格相對應的簡潔語言說道：“如果我們知道社會在何種情況下失去平衡，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地往秤盤較輕的一邊增加重量……我們必須形成一種均衡的概念，並始終準備如同尋找公平那樣改變兩端，而公平則是‘征服者們的陣營裡的逃亡者’”。

在這裡，薇依和希尼提供了詩性詩的兩個維度，一是“征服者的陣營裡的逃亡者”；一是“創造即興的非秩序現實的素描”。

“征服者的陣營裡的逃亡者”意味著對被征服者把持的現實的批判和反抗，在權勢的勝利的歡呼中抽身出來，在幽暗和被遺棄的地方發出抵抗的聲音；它的目的不是再一次佔山為王，而是顯示被遺忘的角落的存在。這是“見證者”（威爾弗雷德·歐文^②）微弱的喘息，也是小草巨大的吼聲，是平靜大海蘊藏的力量；在無可逃避的現實重壓之下，不可磨滅的良知和孩童般的真誠使“見證者”的感知始終在由謊言和恐懼支撐的生存狀態下，保持著奧西普·曼傑施塔姆所說的“正確的感覺”；這種感覺深埋在人類文明的血脈裡，被純真而熱切的心靈感知著；這些心靈深切地體驗到在黑幕般巨大的現實之外，存在著不屈不撓的掙扎和從生命底部發出的愛的呼喚。這個維度的寫作，就是始終對現實保持敏銳的體驗和富有勇氣的參與，但也始終與現實保持審慎的距離，就像一個站立在聳起的高地上俯覽著周圍起伏的大地的人，或者一個從喧嘩的人群中抽身出來的孤獨的背影。他們與現實

、與置身其中的世界血脈相連，又不被現實的洪流席卷而去。“征服者的陣營裡的逃亡者”所關注的不僅僅是現實世界的被傷害者和潰敗者，更重要的是保存和呈現在現實的合唱中被遺失的聲音和被忽略了的角色。

在現代漢語詩寫作近百年歷史中，有意識作為見證的寫作在鄭小瓊這裡得到強化性的體現。她出生在四川南充一個貧困的農民家庭，2001年3月中專畢業後就到東莞打工，她在塑料廠、五金廠、家具廠幹過流水線，當過倉庫管理員，打孔機曾經掀掉她的指甲蓋；工廠的現場成了她的思想和詞語的發源地。一直以來，她把工廠的流水線作為文學根據地，她個人的痛苦、歡欣都緊緊地與流水線的生活——血淚和夢想——結合在一起。在她剛剛獲得文學的榮譽時，有機會離開生產的第一線，但她拒絕了，她說：“寫這些東西，作為一個親歷者比作為一個旁觀者的感受會更真實，機器砸在自己的手中與砸在別人的手中感覺是不一樣的，自己在煤礦底層與作家們在井上想像是不同的，前者會更疼痛一點，感覺會深刻得多。”

這是一個覺醒了的詩人作為犧牲和歷史命運的擔當者把自己投入到煉獄之中，她用自身的煎熬來見證城市發展和工業的暴力在一代人身上打下的烙印。這不是英雄主義的進行曲，也不是城市建設凱旋的大合唱，這是大工業生產那轟鳴聲中羸弱的尖叫，是物質狂歡中堅定的提醒，是一個瘦弱的身軀投身於洪流對席卷而去的野蠻發出的警告。她以肉身和個人的生活作為代價，揭露並見證了欣欣向榮的物質建設中苦難、不平、屈辱、傷害和種種暴力的存在。在她的〈流水線〉一詩中寫道：

在流動的人與流動的產品間穿行著
她們是魚，不分晝夜地拉動著
訂單、利潤、GDP、青春、眺望、美夢
拉動著工業時代的繁榮
流水線的響聲中，從此她們更為孤單地活著
她們，或他們，互相流動，卻彼此陌生
在水中，她們的生活不斷嗆水，剩下手

中的螺紋、塑料片
鐵釘、膠水、咳嗽的肺、辛勞的軀體，
在打工的河流中
流動……在它小小的流動間
我看見流動的命運
在南方的城市低頭寫下工業時代的絕句
或者樂府

這“絕句”和“樂府”是杜鵑的泣血，是斷指的哀號，是塵肺的呻吟，是消逝的青春、無望的生活；是燈紅酒綠的陰影，是繁榮城市的垃圾場，是推動經濟指標的血和淚；這是鮮花底下的肥料，是光鮮肌膚下的膿瘡。這是那些唱著時代頌歌的野蠻歌手所無法看見的，他們的眼睛和嘴巴已經被利益和自己的怯懦蒙上、堵上了；他們先於這個泥沙俱下的時代埋葬在自己蒼白的詞語底下了。而鄭小瓊活著，她就活在她那疼痛的、帶血的語言中。

但沒有必要把她的真誠和勇氣誤以為是戰士或者馬克思的掘墓人的行徑。在見證的詩學裡，有憤怒和淚水，但支撐它的，是良知，是愛，是柔軟的、由外部轉入內心的建設；它抵禦的是外部勝利的凱歌和勝利的冷漠對人性的摧毀和對疼痛、苦難的生命存在的無視；它在勝利的廢墟上要建立的是一根預防人性的和不被利益遺忘和摧毀的支柱。這些在機器和經濟碾壓下出來的語言，不是革命者怒吼的詩篇，不是反抗者槍口射出的子彈，它要喚起的不是在現實層面的推倒重來，而是在制度和時代瀰漫的野蠻遺忘中，保存著苦難的記憶和人性、良知的在場。也只有人性和良知的在場，詩和文學才有能力對發生的生活產生見證的功能。這種功能所起的作用，不是醫生的藥方，也不是改良的方案，它是在單一的現實之外，增加一維，讓被遮蔽的敞露出來，讓忽視和遺忘獲得記憶。

文學在作為見證的藝術方面在西方有著偉大的傳統，威爾弗雷德·歐文、契訶夫，我還常常想起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這一傳統，在人類遭受苦難襲擊的時刻，在陷於無法掙脫的制度性生活時，它作為人類良知

的象徵在這些時刻的出場便顯得十分必要。他們通過苦難的見證，顯示了人類的良知、愛和勇氣的存在；在可鄙的生活中，在重重的黑幕裡，保存著些微希望的亮光。

“創作即興的非秩序現實的素描”語出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按他的描述，既是在歐文、契訶夫，或者就是鄭小瓊那種用詩人的真誠和勇氣在現實的廢墟上搶救出Z·赫伯特說的“正義”和“真理”兩個詞之外，還存在著的類似曼傑施塔姆對恐懼和政治命令的蔑視，在死亡的威脅中唱著天真之歌；這歌的責任就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保存著“真之美”的信心，就是再次倡議濟慈的美即是真的主張。^③但何謂真這裡對詩人提出重大的拷問，它依然還是約翰·濟慈19世紀初的自然和夜鶯嗎？西奧多·阿多諾在1955年出版的《稜鏡》中提出的“奧斯維辛之後詩是野蠻的”的命題是否依然成立？他對於在遭受劫難的人類生活面前依然唱著頌歌的批判是否另有深意呢？也許，曼傑施塔姆為了“詩人堅定的發言”而付出的犧牲可以證明詩人對語言的忠誠在這世界具有合法性，他們忠實了自己的內心而堅守了人性的純淨，而不是對現實的無視。希尼在《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中提到曼傑施塔姆所繼承的變動不居的世界一面，如何在區別於濟慈的時代的變化中達到道德與藝術自尊的平衡：“他碰巧沒有表達任何反共的感情；但是，因為他不願如蘇聯政府所要求的那樣改變自己的音調，他就代表了對暴政的一種威脅，他便必須死。所以他代表了詩自身的效力，作為舉足輕重的聲波的女高音，你便可以想像，純粹的藝術化的死亡也能使極權社會中官方捏造的真理出現裂痕。”

在死亡的威脅中，詩人堅守著古老的詩律令，他像遠古的祭司行使了上天的旨意，作為“時代喧囂的回響”在狂風暴雨中召喚著神跡的出現。這神跡是在劫難般的社會環境中不被扭曲的人性、愛和尊嚴。他與風雨的對抗的形象是在對風雨的無視、蔑視中凸現出來的。在

與那隱秘的聲音隔絕的時代，由於他那柔弱而哆嗦的身影的存在，就得以保存了與遠方與本真再次聯繫的紐帶。曼傑施塔姆《歲月》一詩正是道出了一種不滅的渴求在粉碎一切的歲月裡，在血液噴湧的“野獸”體內保存的可能。

我的歲月，我的野獸，誰能
調查你眼睛的瞳孔
並將兩個世紀的椎骨結合在一起
以他們自己的血氣？
體內高升的血正噴湧而出
從現世的一切咽喉；
這個寄生蟲僅僅在
新的一天的門檻上顫抖。
這個畜生，只要它還餘有足夠的命數
就一定要背著自己的脊樑直到最後；
且有一個波形游走在
一根看不見的脊骨之上。
再一次，生命的頂點
像羔羊一樣做了犧牲，宛如一個孩童的
柔軟的肋骨——
地球的嬰兒時代。
為了從囚禁之中奪回生命
並開創新的天地，
打結的日子外表
必須由一支笛子的歌連在一起。
是歲月在捲起波浪
用人類的苦難；
是草中的一條蝮蛇在呼吸
歲月的金色的尺度。而那花蕾還會長大，
蔥綠的胚芽也還會萌芽。
但我美麗的，可憐的歲月啊，
你的脊骨已被打碎。
當你回首，是那麼殘忍而脆弱，
帶著一個空泛的微笑，
像一隻曾經溫柔的野獸，
在自己留下的蹄印一邊。（阿九譯）

在食指寫出“相信未來”，北島寫出“我不相信”，中國現代詩開始掙脫現實的規範，開始自覺地從“時代的喧囂”裡尋找和辨別本真的回響。這回響是曾經被湮滅了的對人性深刻的認識、體察和對美好、尊嚴、愛以及自由的渴望。在此之前，中國現代漢詩還沒自覺擔

當和使用詩的這種義務和功能。在“五四”胡適、徐志摩、戴望舒等人身上，他們通過古典詩詞和學習西方的現代主義、浪漫主義詩，用白話文小心翼翼地、摸索著寫點意境優美的小詩；它們只是用白話文寫作的新詩，而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具有現代性的現代詩。^④喧嘩的社會變革在他們固有的文化中還找不到對應的語境。而後的民族救亡和建國後的政治洗腦，使這個民族的詩淪陷於一種急迫的現實需求和政治捧場。在個體意識無法獨立的時候，無論詩人擁有多麼淵博的知識，詩既無法擔當見證的責任，也無法從現實抽身出來，去聆聽本真的回響。

在前蘇聯，在東歐，在西方，詩被賦予了見證的使命，而中國，由於入世文化的單一性，這種使命永久地遺失在藝術的世界裡。這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在現實擔當的不同功能所決定的：無論是基督教、天主教還是東正教都在現世有著救贖和普世的衝動，雖然政教分離也正是政教分離，他們對現實深刻地、義無反顧地有著行使糾偏、修復的信念和責任。而中國的宗教，無論是佛家的，還是道家的，都是以出世的姿態存在著^⑤，個人的修身和來世的救贖使他們放棄了對現實的干預；儒家的入世也沒有產生像基督教一樣對現實行使糾偏的能力，儒家政教合一的衝動使他們陷入政治生活的泥淖中，而無法在現實秩序之外，給被現實秩序所規範的精神留下一條縫隙，騰出一個空間；精神空間的單一化和平面化使詩無法在地面和天空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或者說觀察和干預的支點。見證和本真的回響在中國詩成為無法探詢的黑洞。

不是說“兼愛”、“仁”不是人道精神或者價值、有活力的文化，而是說，必須在人道精神、民主、自由等等作為西方文化被引入中國之後，在類似西方政教分離的情況下，在知識分子階層扎根並作為異類和警惕的對象在與現實政治、倫理不同訴求的抵牾摩擦下，中國現實與新的文化訴求才開始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裡撕開了一個空間。這個空間也就是詩的空間；這個空間使詩性詩

在中國的土壤上得以實現。

在西方，啟蒙運動之後，知識分子在古希臘文明引領的世俗文化和基督教的宗教文化這個母體中又形成政教之外的第三種力量，他們保證了西方精神生態的豐富性。而中國，知識分子觀念和社會身份的確認從西方借用過來之後，它時常受到政治利益的誘惑和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蠱惑。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潛意識裡，依然存在著強大的把知識——包括人文知識轉換成政治的話筒和權杖的衝動。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結盟就必然會導致在個人或國家層面把精神壓縮成一個平面；這一刻的到來，野蠻的暴力又會通行無阻。

然而，畢竟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作為權力政治文化的另類在主流政治的迫害和拒絕收編的僥倖逼迫下，羸弱而又逐漸地建立起來，它們作為社會的警惕面和異端的對象在現實的夾縫中學習行使自己的責任。“朦朧詩”是在中國新詩潮流中真正確立詩現代意識的開始，它們既置身於現實遭受蹂躪和摧殘的環境裡，又擔當著對美好、自由的生命可能的追求和探詢的責任，他們通過詩把我們的疼痛、遭受的苦難和對美好的渴望呈現了出來。21世紀初形成的“完整性寫作”理念是這一傳統的發揚，他們重新從自賤和消費主義的個人寫作的潮流中探索人與變動中的世界和歷史的關係。

(未完)

^①摘自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舌頭的管轄〉一文。黃燦然譯。載《希尼詩文集》，作家出版社，P236，2001年1月1版。

^②英國年輕詩人，1918年死於戰鬥前線。

^③參見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尼祿、契訶夫的白蘭地與來訪者〉一文。馬永波譯。載《希尼詩文集》，作家出版社，P230，2001年1月1版。

^④參見英國安東尼·吉登斯的《現代性的後果》，P9-10，譯林出版社，田和譯。現代性建立在包括馬克思、塗爾干和韋伯等人的理論傳統認識上面，他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們在解釋現代性的性質時都傾向於注意某種單一的駕馭社會巨變的動力，或者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或者聖西門傳統影響下的塗爾干的工業主義，或者韋伯的“合理資本主義”。現代性在詩美學裡面意味著衝突、扭曲、異化，以及對其社會狀況和生命狀況的警惕、糾偏和修復。

^⑤雖然錢穆先生認為道家也是有入世精神的（見〈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必讀的九本書〉一文），但當道家演變為道教並作用於中華文化時，它已經有著強烈的出世色彩了。

大眾 / 林耀德

大眾 是不喜極端的
 大多數的大多數
 生活在黑與白的夾縫
 非黑
 非白
 只有灰色的個性
 當黑白交戰
 灰色便時深 時淺
 徘徊
 兩端

向明讀後：此詩收錄於林幸蕙所編《小詩森林》第二輯，由幼獅文化於2003年出版。編選者在此詩後面的評語稱“林耀德此詩運用黑、白兩色為基底，充分反襯出‘大眾’的灰色性格與特質、保守卑微、面目模糊、易受操控、具‘西瓜偎大邊’的投機傾向。全詩於捕捉大眾形貌外，亦對其平庸、曖昧、搖擺不定的特質、流露出諷刺與同情交錯的情愫，若細加推究，其實是一首推崇個性、反庸俗曖昧的小詩。”

陳幸蕙對此詩的看法確實精準。林耀德在詩一開始即指出“大眾”的要害“是不喜歡極端”，所謂走極端是革命志士、勇者的必要手段，一般大眾多採不惹火上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膽怯、鄉愿心理；這種脾性，自古皆然，於今尤烈。既不黑，也不白，站在明哲保身立場觀看風水者，頗不乏人。此詩淡淡的幾筆勾畫出可怕且實存的世間像。

林耀德是八十年代台灣詩壇的一朵奇葩，也是一位傲視群倫的文壇勇者。他詩筆的個性獨特犀利、意象前衛新穎，語言曲折隱匿，具強烈的反叛性，顛覆感，對存在充滿了質疑與不服。他的詩通常篇幅都很长，像這樣的十行小詩可說是他的珍品。著有詩集《都市終端機》與《銀碗盛雪》兩部。可惜天不假年只活了卅四歲便因心肌梗塞，驟然過世。

杰克·斯派賽（Jack Spicer）1925年出生於南加州的好萊塢，在舊金山工作了一輩子。他是個同性戀者，也許這對於他的生活帶來難言的苦衷，在他的作品裡常會出現拒絕或避開用文字形式披露自己的身世。我們所知道的就是他是斯奈德的朋友，曾就讀於加州州立大學與鄧肯及另一位詩人布來澤有些友誼關係。此外，我們也僅知他出自一個小康的家庭，父為一工聯主義者，副業是地產和房屋管理。

斯派賽童年時喜歡閱讀，但極喜找人麻煩，因此不是一個討人歡喜的孩子，大家多認為他是個逃避責任者。後來他成為一個逃避兵役的青年。他曾進修於南加的雷特倫斯大學兩年，專習哲學與文學，並決定要以成為一個詩人為目的。後來他轉往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1950年獲語言學碩士後放棄了博士生的機會到美東任教，最後回到三藩市寫作，並任職於三藩市圖書館。他所寫的多為實驗的文學，業餘參加舊金山文藝復興運動，為垮掉派一主要成員。他對極端政府甚感興趣，成為一幾近無政府而極端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ism）。

斯泰因有一名句：“一朵玫瑰是朵玫瑰……”，指出意識流是鏈鎖的，這個概念來自弗洛伊德詹姆斯·榮格和一群漢學家如威廉·席文及李約瑟*，他們把煉丹術傳到英美，秘密是金花的秘密。斯派賽和鄧肯兩位詩人對格特魯德·斯泰因的崇拜出於同行的親密關係（Affinity），他們的詩作屬於語言詩派（L=A=N=G=U=A=G=E），是反對精神分析所注重個人的無意識產生出來的行為和惡習，這是西方哲學傳統的把戲，只要把弗洛伊德提出來的俄狄浦斯情結毛病置之不理。他們的實驗文學對文化藏有莫大的危險，因之鄧肯、拉曼、西亞、埃弗森一班都是受了斯泰因的影響而拒服兵役。反戰派人物有時不一定能得到社會的歡迎。

斯氏精通語言學符號和西方哲學，他要用系列句式技巧與實物超越語言和時間而進化，這不是他理想上那麼容易，因之在感情上受了自我的傷害，從小孩到成年皆擺脫不了自己的苦澀。他在戀愛上的失敗而成為孤獨和矛盾。他寫下把愛與詩的比較：Yes, poetry end like a rope（是的，詩的結尾是一條繩）。在一首詩的結尾裡，他寫道：

No fish no other seagull,
 No ocean—the true music.
 （沒有魚，沒有另一隻海鷗，
 沒有海洋——真的音樂。）

1975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合集》，他在舊金山之北的近海住宅作了Barfly 酒吧蒼蠅。1965年暈倒在街上而逝世。

*榮格的德文名是 C. Jung，威廉的中文名為衛禮賢，席文的英文名為 N. Sivin，李約瑟的英文名為 Joseph Needham。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最近有兩件事值得在此一提：一是偶然從鳳凰衛視上看到一個叫做“為你讀詩”的節目，覺得很有意思，終於有傳媒不再叫“詩”為“詩歌”了，於是興緻勃勃地全部看完。不料，從台上主持人到詩人嘉賓到台下觀眾，全程時而詩，時而詩歌的暢談中，發覺到在他們心目中詩不詩歌無所謂，順口就行了。

二是一位剛進公司上班的年青工程師同事，自言在大學時學過中文，很喜歡中國古詩，認為當下中國新詩的成就不如古人，對其故百思不得其解。他聽別的同事說編者也寫詩，便來問其原因？編者半開玩笑地對他說“那是因為古人寫詩，而今人寫詩歌之故！”不想這一句話又引起他大發牢騷，不知道為什麼好好的一種古已有之的中國文學文本，卻有兩個意義混淆、指涉不清的名稱？編者暗笑：“這種現象許多所謂的漢學家都已見怪不怪，也是詩和詩歌地亂喊一通，就你這小子少見多怪！”

其實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兩件事一點都不奇怪，編者編詩刊廿多年，一百四十多期，差不多每期都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縱然如此，有一點仍需要強調的是，編者反對的是將“詩”稱作“詩歌”！至於詩人喜歡與歌藕斷絲連、駢四驪六，或喜歡和大白話亂搞關係，那是每個詩人自己的創作方法和取向，其成品只有好壞，對錯因讀者而異，編者無意糾纏。

我們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餘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第三屆北京國際詩會開幕式暨“北京之秋”朗誦會已於9月15日晚在首都師範大學拉開帷幕，而閉幕式暨“詩·相聚”露天朗誦會亦已於9月18日晚在同校舉行。

由北京文藝網主辦，及國內外多個文學機構及媒體共同協辦的第二屆“北京文藝網國際華文詩歌獎”由詩人蔣浩、孫謙以及烏鳥烏摘得前三名桂冠。

上海美術館研究會於今年9月25日主辦詩人、畫家羅青的演講“藝術市場與美術館”。羅青畫作並於10月4日-7日在香港2014 Fine Art Asia 典雅藝博展出。

詩人藍戰士今年九月偕家人抵洛杉磯，期間與新大陸同仁達文、陳銘華等會面。

詩人方明新著《越南華文現代詩的發展——兼談越華戰爭詩作》(1960年至1975年)，經由台北唐山出版社於今年8月出版。

詩人魏鵬展詩集《在最黑暗的地方尋找最美麗的疤》於今年9月由香港科華圖書出版公司出版。

新大陸叢書書目

| | | | | |
|----------------|-----|-------|-----|---------|
| 1 河傳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2 溫柔 | 詩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5.00 |
|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4 氣候窗 | 詩集 | 達 文 | 已出版 | \$5.00 |
| 5 苦水甜水 | 詩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5.00 |
| 6 童話世界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 書法 | 王施小菱編 | 已出版 | \$5.00 |
| 8 怒海驚魂 | 小說 | 黃玉液 | 已出版 | \$10.00 |
| 9 白馬無韁 | 詩集 | 果 風 | 已出版 | \$5.00 |
| 10 四方城 | 詩集 | 陳本銘等 | 已出版 | \$8.00 |
|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 小說 | 魚 貝 | 已出版 | \$15.00 |
|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6.00 |
| 13 我用寫作驅魔 | 文集 | 心 水 | 已出版 | \$10.00 |
| 14 本命年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5.00 |
| 15 愛之旅 | 詩集 | 陳齊家 | 已出版 | \$5.00 |
| 16 春天的遊戲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5.00 |
| 17 夢回堤城 | 文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 論介 | 劉耀中 | 已出版 | \$10.00 |
| 19 月比故鄉明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6.00 |
| 20 我的飛天 | 詩集 | 王露秋 | 已出版 | \$6.00 |
|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 詩集 | 吳懷楚 | 已出版 | \$8.00 |
| 22 聽雁扣絃集 | 詩集 | 周正光 | 已出版 | \$8.00 |
| 23 女兒入籍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2.00 |
| 24 天上人間 | 文集 | 郭 揮 | 已出版 | \$8.00 |
| 25 死與美 | 詩集 | 秀 陶 | 已出版 | \$25.00 |
| 26 天梯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27 三釘記 | 詩文集 | 千 瀑 | 已出版 | \$8.00 |
| 28 水字 | 詩集 | 張 耳 | 已出版 | \$8.00 |
| 29 九月的歌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0.00 |
| 30 我的複製品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1 悠悠流水 | 詩集 | 揚 子 | 已出版 | \$8.00 |
|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 詩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8.00 |
|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 文集 | 遠 方 | 已出版 | \$13.00 |
| 34 防腐劑 | 詩集 | 陳銘華 | 已出版 | \$8.00 |
| 35 分身術 | 詩集 | 明 迪 | 已出版 | \$10.00 |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